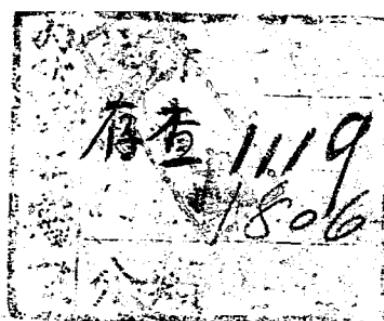


新論



革新論目錄

- 陶軍長題簽
王國長題名
焦館長題字
醴陵民鋒報目誌
書聖遺像
著者肖像
自序
中醫與中國
中西醫學之比較及互助
中醫診治之改良
內經之我見
本草之我見
圖譜之後見
- 金匱之我見
傷寒論我見一
傷寒論我見二
三焦之研究
五行之研究
六法之研究
六經之研究
六淫之研究
慢性傳染病之研究
治療之研究
白帶之研究
脫影之研究
肝癌之研究
治肺癰實例
- 治則足實例
治脫肛實例
治癰瘍實例
治咳血實例
治下血實例
治中喝實例
治陰暑實例
治寒疝實例
治慢驚實例
治結胸實例
治子癆實例
治癩疾實例
治血癆實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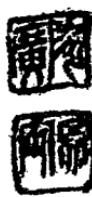
MG
R2-53

5

十八單上將軍題簽

中醫革新

陶廣署



論

A 512922



3 0296 7503 4



湖南國醫學院院長題名

玄渺之說虛非中醫卒相族弟辛迷基根
古方參滙考學考真據寶滙脈磨光英
成卒論極於改革極尚之先鋒為龍川志相
齊精進共其探討依中醫學之真理頭
踵呈露則將來人類必因登壽域之叢林
中醫革新論五字以名之篇云

王紓青題



國民政府委員
中央國醫館館長題字

中西溝通
醫學傑作

焦易書



醴陵民聲日報二十八年六月九日誌

邑人王半迷先生能文章。工刻石。早歲從事教育。繼遊吾醴諸要人幕。適來精研醫理。凡難奇雜症。況疴痼疾。多所回生。蓋先生於中西醫學術。均有甚深造詣也。近著中醫革新論一書。引用科學。闡明固有醫學。而於近世諸種神怪玄妙之說。盡力打破。誠為醫學上之新發明云。

聖賢肺腫體質
醫家氏續像



世俗醫業眾多奉孫思邈真人為宗。竊刈孫氏之字悉
本佔仲聖。聖姓張名機。仲景其別甫也。後漢南陽人。官
郎長沙太守。通儒學道學醫學。著卒病論。為中醫
之汗藥。故世尊焉為醫聖。浙江天台山桐柏宮內有遺像
一幅。其卑微慈大棄麻所傳而放大也。故為之贊。贊曰。
良醫良相。具俗一人。卒病偉論。法妙術合。
道體綿綿。抱樸含真。懿歎夫子。乃聖乃神。

經學王半邊謹繪並贊





顧影歎衰殘歷遍辛酸卅年故
紙茅蠅鑽五十無聞新已矣愧
熟儒冠 野鶴地天寬露飲芝
餐戰雲濃霧有波瀾且自懸壺
方外去物外遊觀

右調浪淘沙作者自題小照



敍

法人巴士特，得荷蘭雷文勿克所製之顯微鏡，窺見啤酒之醱酵，是一種細菌之所爲。乃楊言曰：「傳染病之原因，或亦可由此法而發見。」於是慇勤莫人力止試，試用石炭酸洗滌瘡毒，果見大效。迄後德人科和，集羣說之大成，創立一細菌學科。爲當今萬眾一心，而無異議之事實矣。全世界衛生事業，即因之而改換一番新局面。

惟我中醫學界，依然固守世之虛玄學說。尙未因勢利導，步入科學之場。余於醫學與科學，固均未曾受過何種形式上之洗禮。只以二十餘年之探討試驗，草就中醫法程一稿。卷帙浩繁，印刷匪易。老子云：「大車之後，必有兇年。」茲者抗戰連年，傷亡載道。物腐虫生，細菌繁殖，播散空間，一傳十百，勢必不免疫癟之大肆流行。吾古聖人，防治未病，蓋先見其因而即遏止之。余就拙著中醫

法程之稿。撮其要領，縮成本冊，貢獻社會，以供衛生者及研究家之一說。藉求指正。以廣增刪該稿之意見。務在闡揚我中華宗祖遺下文明之產業，並發掘我固有真正醫學之蘊藏；救出世界蒼生被細菌所包圍而戕害之之外。是余之一片愚忱也。

本小冊編成後，分別繕呈陳石岑劉約真王紹青王紹先等諸明達先生，懇予斧正。謬蒙各有所賜，並囑急付手民印刷云。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春月王牛迷譯

中國醫學興亡圖

國家之興盛，全賴民族之繁昌與強健。欲求民族之繁昌與強健。全賴衛生事業之完
善，衛生事業，厥有二端：一為積極的，防疫與鍛鍊，一為消極的，醫治與藥劑。我國
自有史以迄今日，蟬聯五千年，為世界上最古之文明大國，且窮優秀俊子，與萬萬五千
萬人之多，佔全世界人口總數四分之一，此乃絕大之成績也。造成此成績者，原因固多
，須歸功於衛生事業者，要十之七八，蓋人壽夭折，或其身體衰病，則一切事變，都不
能為矣。海禁未開以前，負衛生責任者全屬中醫，而醫未嘗而廢也。清康熙後，醫學奪
取衛生政權，遂蒸蒸而高張，反而有害於國家之中醫業務，則頽敗日加。積厥原因，一
是國人之情，喜新而厭故，一以操小醫道者，感受黃老自然主義之薰陶，不屑與人爭取
位置，或為落伍之處境，不曉改進為何事。昔喻嘉言先生云：「世之棄醫者，輒絕而稱
儒。儒之誦讀靈書者，輒從而言醫。究竟系主之衷，二三雜採，禮與儒之門，兩無當也
。」此誠金石之論，然昔時所謂誦讀靈書者，猶是中人之才。今則學制更改，無資考，
不能受中等教育者，又必別有所圖，以求發展。惟復首致力於下二三十
年苦工，不能澈底洞悉其蘊奧之中國醫學。曲禮云：「醫不三世，本脈其藥」。蓋謂其
學，非短時間可以豁然貫通者也。泛觀今世之學中醫者，纔讀幾首湯歌，口操幾句五行

生冠，八卦乾坤之套話，即臨床視疾處方。此操人命生死之舉術，果屬如是之易耶？

且牛醫典籍，即張仲景醫聖所著卒病論，是純粹之醫學。又為王叔和編纂所誤，以致後之學者，難尋門徑。蓋於其鋪，雖屬汗牛充棟，攷其實在，大多是專為推行玄理；與實際之醫學，全不相干。甚或雜以神鬼符咒之說，尤屬荒謬！然每部之中，雖不無若干珍寶存在，然白璧蒙塵，黃金蝕銹，非明察秋毫者不能見也。且以古文簡奧，今古名詞不同，若不博通古箇與今之科學，則難融會採取以致用。徐靈胎先生云：「百年之間，千里之內，難得一明醫。」良非虛語。余以為即或有之，又難得一出類拔萃之英才為之繼承。昔人詩云：「分明香在梅花上，聞到梅花香又無。」此中醫學不得進展，反而退步之總原因也。

其實中醫學。專以調節體溫為中心，調節體溫者，一若造物者之運用春夏秋冬四時之氣候，以生長蟲，生殺羽蟲，迴環敷布，遺或宇宙為一長生不老之世界焉然。非若西醫，偏重於局部治療。如世俗所謂：「頭痛醫頭，脚痛醫腳」也。至釐棄乾綱以變理陰陽之大道，則未嘗聞。老子曰：「殺道大，似不肖。若肖，久臣其細。」中醫學，亦應作如是觀！

至於所用藥物，則多取有機質之天然材料。該材料，雖然未經化驗，但由歷代經驗所得：在每品之中，實有一種不可思議之特殊物質存在。該物質若宇宙之氣候然，若動

物之圓活然。宇宙間各種有形有色之物體，皆可依其原子造，用人力混合而造成。但其靈樞活潑與自然變化，斷斷不可能而造成也。尋獨不可能而造成，且欲求其不可造之原理，亦不可得。此不可得之原理，學者賜之以名曰：「宇宙之謎」。中醫學所用之藥物，亦「宇宙謎」之一。故祇知以某藥治某病，必得奇效之理以然。是以所有之中藥，經求明瞭其祕密驟前，仍有保持在舊世界之價值。況且此類藥物，多係我國土產。從事於此中生活者，不知其為數千萬人。自西藥入口以來，頗成一大漏卮。影響固計民生，殊非細小。

綜上所論。中醫業勢之衰敗，是因人材缺乏之故。非醫學術之卑劣也。此次戰爭結果，人口必倍銷減。如欲興復國家，必領先增人口。欲增人口，當以衛生事業為前提。現在農村艱困日甚，貧病交迫者，比比皆是。雖日有言興復農村，辦理衛生者。究竟西江之水，何時可濟涸鱉之魚。若就現有之中醫中藥，如臘培養與改良。此國勢利轉，輕而易舉，且必獲無美滿效果之事。余是以曉於執政諸公與熱心社會事業者，嘗以計及之也！

中西醫學之比較及互助

距今數千年前，中國學者，發明之醫學，謂之中醫學。近世紀西洋學者，研究所得之醫學，謂之西醫學。

中醫學，是自然主義者。專以調節體溫為原則。體溫者，即古人所謂之陰陽。亦曰氣化。蓋人類之體溫，居恒以攝氏表三十七度為標準。高出此標準，謂之體溫昇騰。即中醫學所謂之陽也。低於此標準者，謂之體溫下降。即中醫學所謂之陰也。此種體溫升降之陰陽，乃中醫學診斷一切疾病之總定評。形成此體溫升降者，其原因殊非簡單。總括之可分為三大類：

一、喜怒哀懼愛惡慾之七情，發不中節而致病者，名為內傷。即西醫學所謂精神病，或神經病也。

二、寒暑燥濕火風六淫之所傷而致病者，名為外感。即西醫學所謂誘因也。

三、厲疫流行。即西醫學所謂傳染病也。

欲深透此三類疾病而療治之，固非易事。然調節體溫，乃為執中之原則。執此原則，然後分別各疾病之類症而兼顧之則得矣。

調節體溫之法亦多端。總括之可分為汗、吐、下、溫、清、和、六者而包含之。

汗法者：以服發汗藥，刺或神經之發汗中樞，使發出汗液而放散體溫也。

吐法者：以服激吐藥，刺或胃囊，使作逆行蠕動，吐出胃內容物也。

下法者：又可分爲兩類；一、服泄瀉藥，瀉出糞渣。二、服滲滌藥，滲出尿液。

三、驅逐瘀血。調、服散氣藥，放散炭酸氣也。

溫法者：服富有張力之藥，（即附桂等熱性藥也）使在體內與口鼻吸入之養氣化合，而起炎燒，變為活力，以發生體溫也。

清法者：服寒涼性藥，刺或神經之寒熱中樞，制止發熱，以降低其體溫也。

和法者：藉臨上所述之五個單純方法，離析結合，變換其原有形式，以疏氣血，令其調達而致和平也。

以上六法，為中醫學調節體溫，療治一切疾病之要訣。如運用得其妙竅，勝者可使之強；死者可使之生。確有旋乾轉坤之能力在。

西醫學，是直觀主義者，專以殺菌抗毒為原則，謂人類之疾病，除生理作用，為生理疾病外，其餘皆是微生物寄生於人體內之所致。

微生物：分動植物二大類。如寄生環蟲及致瘧疾或痢疾之寄生原生蟲等為動物外，其餘肺癆、肺炎、破傷風、白喉、傷寒、霍亂、天花、楊梅、白濁、丹毒、鼠疫等，皆屬植物類細菌。然細菌之種類甚繁，多有不為禍使人致病者。其為禍使人致病者，有名之曰病原菌。凡空氣與水所到之處，彼等皆可棲息。尤以池沼、溝渠、垃圾堆、為其大本營。倘此種病原菌侵入人體之內，即發生疾病。此疾病總名之曰傳染病。蓋謂病原菌能由甲病人傳入乙之體內。據乙發生同樣之病。此病傳染病甚為繁人。在歐洲十四紀時，為鼠疫致死者，竟二千五百萬人之多。美國一千九百十三年統計，其患肺癆致死者十四萬

人・蟲錄之病症，想必亦有相約之體目。

西醫學，療治此種疾病，得有各醫科學與器械之幫助，已算達我實質證明之地步。其學亦甚複雜。茲括約之，現在所盛行者，不外下列四類：

一、毒物療治 以服毒藥或注射毒藥，以殺細菌。如服金雞納霜以治瘧疾。及注射六〇六以治梅毒。其一例也。

二、電光療法 以電力發出紫光，以治病癆。其一例也。

三、預防接種，即種痘也。先以病菌注入牛體，使牛發病，再取其抗毒素移種於人體，使人亦發生該抗毒素。然後該菌進入於已種之人體中，亦不感為害。如種牛痘以免天花，其一例也。

四、血漿療法：先取某菌反覆注射獸體中，使其產生抗毒素，然後取出該獸之血漿，沉澱其血清，轉注於人體，以抗病毒。如注射霍亂血清，以免霍亂病。其一例也。

以上四法：是西醫學殺菌抗毒，療治一切疾病之方法。

綜上以觀，中醫學是以調節體溫為原則。西醫學是以殺菌抗毒為原則。兩者似夫背道相馳，各自為政。然其實際，中醫學亦知毒藥。治療方法，亦有殺菌抗毒之處。西醫學亦知調節體溫，為避傳染之先事。再申論如下：

中醫學之內經曰：「虛邪賊風，避之有時。」此雖未明言是菌，總知有一物從中作祟耳。列子曰：「江浦之間生惡蟲，萬名焦螟，羣飛集於蚊睫。鬼相觸也。棲宿去來，蚊弗覺也。」非季夏之所謂微生物而何？既知有物爲祟，自有驅祟之法，亦即調節體溫等。然則調節體溫，亦能殺滅細菌乎？余敢大聲疾呼曰：能！夫細菌乃人目不能見到之植物也，遺落易以高等顯著之植物而證明之。例如五谷儲倉，雖百年亦不生長。若順時入田，當即萌芽。是谷之繁殖，須得時與地也。又如醴陵之早稻，頃以清明播種，立夏分秧，至大暑則成熟而枯死矣。清明者，和暖之氣節也，立夏者，溫度較高之時也。大暑者，炎熱之候也。種稻者，必歷按此氣節，不容稍亂，方得美滿之結果。倘天氣乖常，清明雨林，則稻子在田中即死。此足以明早稻只能生活在溫暖之氣候中，而不能生活在寒暑之時節也。又麥之播種，必在霜降以後，生長於冰雪之天，至夏則成熟而枯死。古人所謂「四月南風大麥黃」。蓋云溫度已高，而麥即枯死。以此可知麥類只能生活在寒冷之空氣中，不能生活在溫暖之空氣中也。所以我國南方多稻，北方多麥，即此故也。至於芭蕉只在熱帶地方結實。一入溫帶，雖有花亦不能結實。至於寒帶更無論矣。茄與番椒在廣東時春凋，在湖南一至霜降即死。此皆足以證明植物之死生，均以溫度爲轉移也。

顯著之植物，因宇宙之氣候而生死。然則微渺之細菌，在人體中，能不依體溫而生死

此觀夫細菌學家，設培養基以驗細菌之生活者，本須予以適當之溫度。再致病疾菌（病原者二種：一原生虫，一爲赤色菌）僅流行於溫帶與熱帶地方。寒帶殆無此病。如歐洲南部處於溫帶者即有之。德國地居寒帶故流行極少。日本內地往往有之。華北地方，適於寒帶，罕聞該病。在美國既流行夏秋之時，一入冬季此風即殺。又查霍亂菌對於熱度之抵抗力極弱。鼠疫菌在高溫度中亦易死。

由此可見病原菌亦因溫度而生死。是則中醫學之調節體溫，亦大有殺菌之力也？

西醫學雖不言調節體溫，然實大有調溫之意。茲據斯氏云：「細菌並不是在無形何種之下，都認發生疾病，牠們必須在適宜之環境中，方能發生疾病。在不適宜之情形中，牠們就不能發生疾病」。

又云：「細菌之生活，必須有相當之溫度、濕度及營養料。」

又云：「傳染病之感，必先有誘因，如夏日飲冷水，食瓜果，啖生冷物，或露天睡眠，均易害腸胃病，爲霍亂之誘因」。

又云：「由感冒濫飲，暴食而起之腸炎下泄者，最易引起痢疾，益已罹感冒則身體之抵抗力減弱，易生疾病，在痢疾流行時，尤宜如意，使身體健全，腸胃強壯，庶幾可免其害」。

總結上述：所謂「適宜情形」，所謂「相當之溫度、溼度」，所謂「誘因」「殆即

中醫學上所謂寒、暑、燥、溼、火、風之六淫。與太陽、少陽、陽明、大陰、少陰、厥陰之六經也。六淫者致病之原因也。六經者分體溫之高低也。

據上所說：可見中醫學雖不明言殺菌，實際上是藉人體之原有力量殺滅細菌。而醫學，雖不明言調節體溫，實際早已知體溫之於細菌，大有作用。

準上所論：則見中醫學並不漠視細菌。西醫學亦不漠視調節體溫。既兩不漠視，則是兩不抵觸。既是兩不抵觸，則當可合並而研究之。並宜互相所長，各舍所短，則將來之結果。必可希望一完美之新醫學出世。

在理論固得如上所云。然在藥物上有無反應。仍不免令人疑慮。關於此點，余有一事實報告之參，可資解釋。余曾醫治一脈微而遲，元氣衰弱，體溫低降之水腫病。余以中醫學上之附子理中湯服之。兼令吞西藥治療之山母爾強地丸。蓋取其善逐水也。果然是夜下水半桶而腫消。迄後仍服中藥而全愈。此一例也。

由此可見，在藥物上毫不抵觸。學理既合，事實無妨。今譬如遇激烈之疾病，應即以中醫學術調節其體溫，同時適用西醫學術殺菌與抗毒。豈不是以精銳之軍隊，據職於前方；而以笨重之政治、調理於內地歟！

此外關於中西醫學之借鏡，可作彼此改良之線索者，舉例如下：

例如西醫檢驗病者體溫昇騰，須降熱時，（即中醫之汗法）祇知分別規定尼洋鴉力鴉

緩和之降熱劑。安知必林等爲效力偉大之降熱劑。却不曾規定，須在某種條件之下，乃應用某藥。否則必須另擇他藥適合之藥。且用某藥時，亦選其他之附帶條件。此西藥之單純，不及中醫之複密也。

中醫學則規則甚嚴，例如開一發汗也（西醫名降熱）必須首先審察病者於寒暑燥濕火風之六淫，係中何淫？然後精按藥之辛涼，辛熱，味苦，味甘，性燥，性潤等，分別用之。必求達到毫釐無差：且無節外清枝之目歸。再進一步，則更須按病者之陰陽。如麻杏甘石湯，桂枝加葛根湯等，是加清涼藥於發汗藥中，兼驅陽熱。反之麻黃附子細辛湯，桂枝加附子湯等，是加溫熱藥於發汗方中，兼驅陰寒。最病症同，病情不同。治法同，目的不同。故須加用附藥以充實主藥之力量。再進一步，如病體衰弱，不勝發汗之攻擊，但其病情又非發汗不可時，則必加用補藥於其方內，以扶元氣而發之，如桂枝人參湯等。一固發汗，一面補虛，以求病可愈而人不受傷。此中醫學之高深，西醫學所不及者也。余略舉此，以作一隅反三之例。此外更有非本篇庶能盡述者。西醫學者，欲圖進步，如此等處，須借鏡中醫學爲之鑒證。

至於中醫學留在今日者，除傷寒論一書是純粹之醫學外，其餘各家著作，雖有不少可學之處。然大多數以五行八卦爲說理之中心。極當日創用五行字樣於醫學者，屢欲借之以透明五臟之關係。蓋當時無詳明之解剖學與生理學，故不得不假借文字以爲標

識。純細代數學之借周XY以代未知數之用。設或認XY均是一個數字。與1，2，3是平列的。則理晦矣。唐宋以後，一般八卦先生，總在模彷腔調，變更字句上做工夫。驕鑾著就一部書，為廣播自己之聲名起見。乃將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、乾、坤、艮、震、坎、離、兌、巽、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、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黑、東、南、西、北等字樣。搬來搬去。扯東拉西。以致將五臟六腑明白之器官與作用。弄成一種玄渺不可摸索之影像。此中醫學數千年還冤埋藏於糞土污泥中之厄運。今之有志於斯道者，須知人身全體，可殊一毫最精巧之機器。機器在損壞時，而爲之修理者，若不明悉該機器之實質，造，與其零件之作用，而欲修理之，以求恢復原有之活動，試問可乎否乎？

更攷傷寒論一書，其中還有「陽明居中土」。應作中央解之一個土字。生姜瀉心湯條文中「心下有水氣」。牡厲瀉濁散條文中「腰間有水氣」等，指實在之水面言外，則絕無半個五行八字手支方位等字樣。可見仲景之醫學，是一實在之學問。絕非玄渺也。平過被當帛版漆書時代，文字力求簡括，故今之人，非諳秦漢文字學者，則不得盡其奧妙。幸今科學昌明，不難借他山攻之力，以研究聖學，而登彼岸。故願今之研究中醫學者，勿將玄渺之說，割愛脫離，移轉眼光，注視於剖解，生理，化學，細菌，免疫諸學之方圓。方得見病知源，臨機妙用。否則處今之社會，猶復曠昧固執，依樣葫蘆，難怪

世人嗤為荒唐語也。研究中醫學者，如不欲變天然淘汰，則請三復斯言。

中醫革新論 公治之改

學問之道，原無底止，蓋人皆知。近代中醫罕有顯著之成績者，一半屬於人材問題，是本書首篇略述之矣。一半關於病者，請略言之。

尋常感冒，普通傳染，中醫典籍，具有一定呆法者，醫士執之，不假思索，提筆一揮，藥方可就，而病亦可瘳。——若陳疴痼疾，情形彷彿，原脈深遠，毒素暗傷者。不有相當之時間，作精細之審察，決不能洞見其癥結。無周密之策略，決不能直搗其病巢。——普觀今世之病家，醫甫入門，即促診脈。脈方診畢，乃問何病。問答未已，紙筆先臘。侍者旁立，索方購藥。醫者責任，即此了矣。其病情之見，其藥物之擇，果如是之容易耶？試觀大規模之西醫院，凡遇一較隱之病，則必用電光或其他之器械藥物等，詳為診察。且集多數醫士商討。仍或有不能得到患病之原因，施治之方法，任病者歸命於天。而中醫治病，則毫憑一己之診斷，半刻之工夫，豈真對斯疾有先見之明耶？情寧所迫，惟有含糊了事。反欲求其成績之顯著，又焉從來？

余以是，謂世界之患大症者，首宜選擇明醫，專誠聘請，坐家守治。使其心思專一，盡情研究，俾得偵察隱情，指揮改良其環境。並確定計劃，其藥餌之宜用膏丹丸散；

技術之宜用針灸、按摩、推挪刀砭。一部署，按步施治，則未有不得効應斯屬者矣。且病者之心理，以爲有此良醫在家，則其病即有所得倚託。於是氣化心平，精神振作，藥未入口，病即半瘳。著人馬爾登博士云：『靈魂最足使病人的病情，趨於嚴重。害怕病情的變化，常常期待着症候的發現。這種不良的期待，對於病體產生出可怕的惡影響。他可以便病人的生命，與活力的源泉，趨於乾枯。而終於死亡。能夠醫好疾病的，只有樂觀的期待，與堅強的信仰。病人對於病情樂觀的期待，對於醫師及藥劑的堅強的信仰。其治療疾病之功，實際上要超鑿醫師及藥劑本身。』

馬爾登博士，雖非哲士，而此段哲理，實足以引為一般醫士與病者以及病者之家屬等應有之知識。更足以矯正病家之對醫士及藥劑之妄置，以勤鑿中醫學之效力。兼營人類之長生幸福也。

學醫之門徑

中醫書籍，浩如烟海。欲研究者，不免歧路而有歧焉。中央命令，凡中等學校招生或私營學徒者，均以高級中校畢業者為合格。既經高中畢業，再進而學醫。當以學理為根據，以興亡為引綫，非可如俗醫傳授，僅以童謡式之湯歌為教本也。况居今日，中醫專校不設，而私塾門下，亦多難言之間題。茲為提高起見，特指出數書，以作有志研究

者之南針也。

1. 傷寒論。——張仲景醫聖著。爲中醫學之基礎。讀清此書，凡切疾病，都有把握。但坊間無單行本出售。學者可買陳修園醫書一卷，就中抽出該書，將其原文抄出讀熟。所有小註，摒去勿閱。
2. 金匱要略。——相傳亦爲仲聖所著，分門別類，爲治雜病之準繩。但須領悟傷寒論後，方可讀此書。陳修園冊中亦有。亦不宜閱小註，以免入魔。
3. 三指禪。——清周荆威著。說理雖屬玄渺不足取，但其卷首之診脈法，以緩爲衡，浮沉遲數爲綱。除二十二脈各爲對待。學者一見了然。讀清此訣，然後接讀他書，遇言脈起，即不生困難。同時當可發生興趣也。
4. 本草從新。——清吳儀洛著。簡要明悉，初學者購備一部，爲攷查藥物之性味功體可也。
5. 生理學。——現時各大書局，均有編印。凡人身筋肉骨骼臟腑血液淋巴消化尿等，各種組織及生理，非研究本學不能知。不能知，即不能深達病理，及正確之治療方法。
6. 細菌學。——細菌爲一切疾病之原頭。不知原頭，則謂之盲目治療。盲目治療，可望必得圓滿結果乎？

7. 免疫學。——防止傳染病之學也。雖為西醫所應用，然有助於中醫之處亦殊不少。

8. 皇漢醫學。——此本湯本求真著。以傷寒論全匱裏略為主。以中日明醫之學說副之。發明新理亦不少。玄渺之說，一掃而空。為當今重要書籍。中華書局出版。

9. 溫熱經緯。——清代明醫王孟英編注。專主清熱，屬傷寒論者若鶴峙。惟惜其註中仍多玄渺之說。

10. 全國名醫驗案彙編。——近時吳廉臣編。上集分六種為六卷。下集分傳染病為八卷。每治一病，有終有始，說理透澈，為參攷書之善本。大東晉局出版。

11. 沁溪醫案。——清代三位明醫徐靈胎先生之心血結晶。到有相當之學識焉，應精細閱之。該書挾在徐氏醫書中，無單行本出賣。

12. 寓意艸。——清初喻嘉言先生之治績。學理較深，不及沁溪醫案簡明平易。此書挾在醫門法律中。

13. 內編之要。——明代李義湖先生將素問靈樞二書中之精粹摘出，各別彙錄者也。對於中醫學之根基，甚有關係。商務印書館有買。

14 中國藥物大辭典。——陳存仁主編。為近代藥物學之完善者。世界書局出版

15 中國醫學大辭典。——謝觀編。中國醫藥學說收羅殆盡。可為參考之書。商務印書館出版。

此外文著小冊，難於盡舉。就中可為活人濟世者有之，害理殺人者亦有之。若能依上所開各書，循序精讀後，自能辨認。茲不具述。

內經之我見

內經一書，古今皆曰是黃帝岐伯君臣之間答。余讀之猶有疑焉。蓋該書開端即曰：「昔在黃帝，生而神靈，弱而能言，幼而徇齊，長而敦敏，成而登天，乃問於天師曰」一節，以字審之：昔者過去之詞也。記自當時，何以云昔？以意推之。成而登天，乃問於天師，則是死後之神話，非真正之黃岐也。以文胎之，則是黃帝一生之傳略。明白宣佈，是後人之解爲。

又其闕中有曰：「上古之人，春秋皆度百歲」。茲據尚書堯典，堯命羲和，分起四岳，考閏序，定曆紀。曰：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，以閏月定四時成歲」。則歲序之始，始於堯也。何以黃帝曰，上古之人，春秋皆度百歲乎？又春秋二字，遲於年歲之上

，當作等年之雅稱。在黃帝時，萬事簡陋，命倉頡創文字，始離獸跡鳥跡之時代。安得有此文雅別緻之語乎？

又該書四時調神大論曰：「春三月此謂發陳，夏三月此謂蕃秀。秋三月此謂平容。冬三月此謂閉藏」，如此四序之語，書中盡見甚多。斯時考能分析如此清楚，又何用堯之致西子而穿曆法？據此斷之，則內經一書，乃出於堯之後也。

又天異大論曰：「今時之人，以酒爲味，醉後入房，又靈樞治瘉，又醇二十斤。史載『儻狄作酒貢於禹，禹飲之而甘。』曰：『無世不孫，必有以酒亡國者。』乃疏儻狄。此則酒之發悶，乃儻狄也。黃帝時得以酒爲藥，以醇酒灌乎？」

又脈解篇曰：「正月大陽寅」。王疋註：「正月建寅也」。又曰：「五月盛陽之陰也」。王註：「五月夏至一陰氣上。陽氣降下」。此夏之月合也。據此則內經之作，當在夏時，或容後也。

漢書藝文志載：「扁鵲黃帝內經八卷，外經十二卷」。茲分析其義，稱內外經者，分別書之內容也。黃帝者，述策之所自出也。扁鵲者，作者之名也。據此以論，則內經者，扁鵲所著也，其中以黃帝岐伯作問答者，假設之詞也。

傷寒論序云：「撰用素問九卷」並不言靈樞。今坊間所謂王冰內經注本，乃秦周二十四卷，靈樞十二卷，合爲一書，茲以文字察之，素問古拙，類似漢文，靈樞則較爲流麗。

，論此而論，莫名稱與編纂，尙多可疑之處，則其內容、當不無淆亂。書之出處，姑不深究。但其內容理論，除具有可以科學解釋者外，其餘一切空洞玄渺之說，應一概洗刷不復。方保有應用於物質文明社會之上，深望有志於斯道者，萬勿以崇拜偶像之心態，傳古書，頗為古書所誤也。

本草之我見

史稱「炎帝始味草木之茲，察其寒溫平熱之性，辨其君臣佐使之義。常一日而遇十二毒，神而化之，遂作方書」。

又史記帝王世紀載：「黃帝接岐伯嘗草木，定草草經。造醫方，以醫衆疾」。又倉公傳載：「公乘陽慶有黃帝氣之脈書及藥論」。

又漢書藝文志載：「漢高帝元始五年，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，所在詔傳遣詣京師。有樓護者，稱『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』」。

又傷寒論序云：「撰用胎臚藥錄」。等文，皆不曰神農本草。今世傳之神農本草者，雖不敢臆度出自何時。查書中有徐長卿一品。李時珍曰：「此藥因徐長卿嘗用有效故名。一如劉裕射蛇得止血藥而命名曰劉寄奴草闢例。余攷郡國志，伯益佐禹治水有功，封其子若木於徐，係以徐爲氏。然則徐長卿者，乃禹後之人也。神農時何得有此名？」

又其書中載巨勝一品。按謂指麻苗也。沈存中筆談云：「古春秋時紙有火麻。漢鹽
張騫自大宛得油麻、細脂麻，輸來。故名胡麻，以別火麻也」。神農時焉有此物？

又書中有鐵洛鐵轄等品。按攷古學家，分歷史爲石期銅期鐵期各時代。黃帝採首山
之銅。史記初見銅字。豈神農時無反有鐵乎？書禹貢『厥貢璆鐵銀鏤』。是鐵字之初見
也。詩云：『駟鐵孔阜』。以鐵狀馬色也。據史學家之推測。春秋吳越之所以強勝者。
賴其武器鑄鍛精造。干將莫邪二劍，足以證之。據此則春秋時尙不多鐵。神農從何得以
鑄藥乎？

據右各證，可見本草決非神農氏所作。而舊冠以神農字樣書。欲假以高名。欲人信
仰。即所謂假託道以敷衍也。當今科學昌明。應即爲之攷正。

至書之內容。載收藥一百六十五種，分上中下三品。除述各藥之性味色味外。論著
攝及化學範圍者。如丹砂條之末句曰：『可化爲汞』之例。汞乃水銀之學名。蓋舊丹砂
乃水銀與硫黃天然化合而成。若無以熱。則硫黃化氣而去。所存者惟水銀而已。故曰
可化爲汞也。此句爲丹灶家而言。近古之人如張隱庵輩。無化學知識。誤解病人服用丹
砂即可變爲汞。竟敢譸著譌言。再傳至陳脩園輩。又奉爲金科之說。一錯二誤。千里寒
風。乃毫不可收拾。此不能咎原書之藥價值。乃崇之者反而卑之也。當今之人。又不能
精讀古書。致致璧落深淵。無能梗出。藉仰衛生太寒。注意該書原文。詳加研究。以避

人類。則寰宇蒼生之大幸也。

難經之我見

難經者，解釋內經之箋註也。合難分別附于內經各篇之下，原系獨立爲書之資格。然以古書歸附註之先例，故有另訂之司原。傷寒論序中曾云：「凡十一難」者，想即此書也。其時尚未以經名。名之曰經者，自隋唐始。據此可知為後人所尊崇也。至曰扁鵲難經者，疑是謂此書乃專爲解說扁鵲所著黃帝內經中之疑難問題。故省稱曰扁鵲難經，近古謂係扁鵲所著，則大誤矣。

至該書之內容，無非是爲推衍五行生克，五運六氣之玄理。對於實際醫學，無所發明。除徐靈胎先生以內經逐節證其謬妄外，余據其第一難曰：

「人一呼脈行三寸，一吸脈行三寸。呼吸定息，脈行六寸。一日一夜，凡一萬三千五百息。脈行五十度，周於身」。一節，而一念。

生理學云：人至十歲至六十歲齡，一分鐘呼吸十八次。換言之，即謂之十八息。在腹六十分乘之，則每小時爲一千零八十息。再以二十四小時乘之，則一晝夜，腹是三萬五千九百二十息。彼此相減，則差一萬二千四百二十息。

素問平人氣象論曰：「人一呼脈再動，一吸脈再動。呼吸定息，命曰平人。平人者，

不病也」。此即脈訣所謂一息四至也。

茲以二萬五千九百二十息乘歸至，則一晝夜為一十萬零三千六百八十至。以二十四小時除之，則每小時為四千二百二十五至。又以六十分除之，則每分鐘為七十二至。恰好與生理學二十五歲至六十歲時，平均每分鐘脈搏七十二至，一數不差。由此可見古之素問與今之生理學，不相悖謬。

若依難經一日一夜一萬三千五百息之數，以二十四小時除之，則每小時祇有五百五十二息弱。再以六十分除之，則每分祇有息零。以一息四至之四乘九息，則每分鐘只有三十六至。以十八息除之，則一息祇有二至。是屋漏魚翔之象。藥可救之脈也。

該段雖是節錄靈樞中語，然不闡辨别是非，反而作為第一難之明證，其謬妄可謂甚矣。而全書內容，亦可想見矣。若據此謬妄之說，為人診斷，豈無誤乎？至於所言各臟腑之質量、容量，長短，數目，位置等，可以實驗者，亦無不作謬謬之詞以欺人。況人體之大小高矮原不一致，其臟腑之大小長短輕重，當亦隨之而不列。試問其所蓄，以何者為標準？此等書籍文字實為中醫學之淫觴。中醫學遭今人之鄙視者，實為此等謬說所召也。

金匱要略之我見

金匱要略一書，昔人謂是仲聖遺著，余顧名思義，即知是後人摘要刪繁之本。據陳振孫書錄解題云：「此乃王洙於館閣中簡中得之，曰金匱玉函要略」。又據朱氏活人書首，張歲序云：「華陀指景沙傷寒論為活人書，昔人又以金匱玉函名之」。然則金匱玉函者，即傷寒論也。要略者，刪繁之謂也。又查該單書之文與方，率多相同。其不同者，或許是王叔和編次傷寒論，使集不全。或許編次金匱要略者，參採他書之文與方，以補不足耳。且看傷寒論之末尾，有經滻渴一篇。金匱要略之首，亦有同様之一篇，更足以證明原是一書，惟編次各異耳。至鄧雲鵠將六經為六卷，合末尾一卷共七卷，為傷寒論。以坊間金匱要略之十卷，摘去雜病方一卷，餘九卷為雜病論。合為一書。以符仲聖自序，傷寒雜病論十六卷之句。則又不然。卷乃括之省文，與串同義，古以牛章串編竹簡而捲藏之，故名曰卷。非今之紙本能疊如是之厚，若虛傷寒金匱二書，合為一書，當非十六卷所能丁。故此說仍似是而非。

雜療方，摘之自是。而其第一勞之臟腑經絡一篇，文氣體裁，均非仲聖筆調，亦宜刪去。蓋傷寒，金匱二書正文，完全不用五行生剋之理。而該篇反無爲圭臬，是不類也。

又姑從世俗傳謬之說而論，傷寒論，朝曉列太陽，陽明，少陽，太陰，少陰，厥陰，次第相傳，七日瘳復，以為定例。何以該篇有曰：「見肝之病，知肝傳未病脾，當先

寶脾」。則是足厥陰（肝）傳於足太陰（脾）也。仲聖豈自亂其論乎？此當是後人所據之舊論也。

又各篇中條文，亦多有不似仲聖語者。余故曰：續者參採他書，作弊充耳。茲余決認傷寒金匱原是一書，箇編輯不同，效用亦隨之而變。亦足以爲後世鑑。惟嫌文簡，未能盡開疾病之源，醫者欲窮求其所以，須精研細解、生理、細菌、免疫、諸學、方能得測隨機應變之妙。

傷寒論之義見一

傷寒論一書，世皆知爲魏晉之基礎醫學也。凡感寒、暑、燥、溼、火、風、六淫之邪，以及現時所謂細菌傳染病等之治療方法，無不包含在其書內。但書首之序例，平脈、辨脈、導篇、經方齊執等，認爲王叔和所偽託，而削去之，恩成定議外。其對本證之意見，言人人殊，莫衷一是。余讀之歷二十年。發見其中，有「太陽病，或已發熱或未發熱，必惡寒，體痛，嘔逆，脈陰陽俱緊者，名爲傷寒」。一條。接下即有「傷寒一日太陽受之」。一條。執此二條，反覆研究，試問傷寒是屬於太陽中之一病乎？抑或太陽是傷寒中之一症乎？又霍亂篇曰：「傷寒其脈微濁者，本是霍亂，今是傷寒」。既以傷寒二字冠首，何以用傷寒二字墊詞？此謬誤實，深為攷索。殊難索解。圖而廣求昔人之說，得

清張隱庵云：「仲景傷寒論，原名卒病論」。清嘉言云：「觀仲景著傷寒卒病論十六卷」。宋戴張序朱肱南陽活人書云：「華陀指張長沙傷寒論爲活人書。昔又以金匱玉函名之」。晉王叔和傷寒序例蓋：「今坤集仲聖舊論，錄其證候，診脈聲色，對證其方，擬防世急」。等報。金而觀之，則傷寒論一書，決非仲聖原編。傷寒論三字，亦非仲聖原題也。明矣若陳修園云：「叔和去漢未遠，若仲景另有原書，叔和何詭弗沒，以致今日之所存者，僅有叔和之題次耶？」殊不知雕板印書，始於唐之開元年間，叔和乃晉之太醫令。隨者崇拜階級，故遺其所編而印之。印書一舉，讀者因其便宜，縱行購書，習讀。則往往之漆書竹帛，無復再有入爲之抄寫。而舊書又經年代久遠，不免遭蟲鼠蠹水火，黴腐等災，所以子遺無存，不復有傳於世矣。

自叔和發出，習者顧名思義，乃膠柱鼓瑟，以爲傷寒專書。沒有謂仲景詳于傷寒而略於溫熱者。有謂人之變病，直中爲寒，傳變爲熱者。如是生出許多枝節，對於習者，病者，不知遺誤若干！惟徐靈胎氏則曰：「此一關外感之總訣，非獨論傷寒也。明於此，則六淫之病，固不遺過矣。」徐氏可謂善讀書者。但本收另正以名，警醒千古，尚屬遺憾！

余則謂坊間傷寒論，宜換復舊名曰卒病論，以免讀者誤會，論中各條冠首之傷寒二字，宜改作傷寒二字。庶習者不致爲書名所誤，爲字義所限也。昔范文正公作嚴子陵祠

案記。初云：「先生之篤。山高水長」。後改德字爲風字。袁體謂曰：「此改死爲活也」。余今改傷寒爲傷感，是改狹義爲廣義也。昔人詩云：「爲求一字穩，耐得半宵寒」。余襲其句曰：「感寒一字改，解釋萬古泥」。

至於書之研究，須先習汗、吐、下、溫、清、和之六法。六法者，調節體溫之法也。次須審明太陽、陽明、少陽、少陰、太陰、厥陰，之六經。六經者，標識體溫之高低也。再安須辨寒、暑、燥、溼、火風、之六淫。六淫者，病症之類別也。六淫之中，又各有體溫高低之不同。先分別此不同之點，然後按定六法，分別而運用之。則一切疾病在我掌握，左右逢源矣。

至於書之編次，昔見有知寒風溫三症，爲平列於首者。却未曾有知溼末後之燥溼渴三症，合併排列而爲六淫者。蓋寒者燥也。渴者暑也。溫者火也。寒暑以季節之空氣感受名，燥溼以人體所含之水分盈缺名。火風以病態之性情及迅速名。如是則寒暑燥溼火風六淫之辨別與治法，魚貫雁陣。排列整齊。比類習讀。互輔推敲。庶醫道貫通，縱橫翻朝。活人濟世，亦在此中。故仲聖自序云：「若論尋余所集，思過半矣。」二千年來，雖有徐氏明達，仍惜語焉未詳。甚矣，大道之難明也！

傷寒論之我見貳

傷寒二字，宜改爲傷感二字。前篇已言之。請正於劉約叟先生。茲專函曰：拙著謬
舉斧正，合當拜謝而錦從之。惟傷寒改傷感一條，願重論之而重請教也。該書

第二條曰：太陽病，發熱，汗出，惡寒，脈緩者，名曰中風。

第三條曰：太陽病，或已發熱，或未發熱，必惡寒，體痛，嘔逆，脈陰陽俱緊者，名曰

傷寒。

第六條曰：太陽病，發熱咽渴，不惡寒，爲溫病。

第三百三十二條曰：太陽病，發熱，脈沉者，名曰痓。

第三百三十三條曰：太陽病，關節疼痛屈煩，脈沉細者，名中溼。（此三字從金匱補入）。

第三百三十四條曰：太陽病，中暎者，熱是也。（原文暎熱二字互置。）

余右六條，列表如左：

太陽病

1. 中風
2. 傷寒
3. 溫病
4. 痘
5. 中濕
6. 中喝

又諸書第一篇曰：傷寒一屬太陽受之。

第三篇曰：傷寒二屬陽明。

第四篇曰：傷寒三屬少陽。

三陰之病，傷寒之中，雖無此數指定之條，而內經中有之。蓋合辨之，則表於下；

一屬太陽

二屬陽明

三屬少陽

四屬大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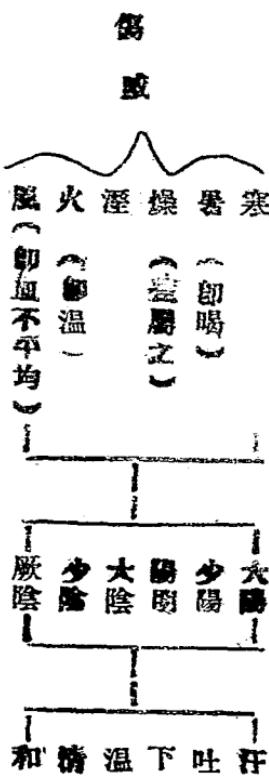
五屬少陰

六屬厥陰

傷 寒

觀右上表，則六淫皆隸屬於太陽之下；觀右下表，則六經皆隸屬於傷寒之下。傷寒既

是六經之一，或顛倒若此，或何所執，而據為把握耶？余雖謂感寒氣而病，乃名傷寒。感暑氣而病，即名中暑。餘皆倣此。茲統括而省略之，是為感傷。即感冒也。倒置其詞，即是傷感。此傷感二字，可定為六淫病共有之病詞。且六淫病又各有六經之分。且皆可按定六法而治之。茲合列一表於下：



頗如是表所列。則傷寒論一書，方會系統。不知師意以爲然否？……

按此書去穀，約師謂六法論，求之傷寒書中可也。若改寒為感，仍不贊成。與陳石岑先生討論此點，則謂傷感二字，有悲長之意。主張改用卒病二字。迄閱夏禹鑄所著幼科識鏡書中，亦有傷感字樣。又某先生云：寒字原可讀感音。但考諸韻書，則不之見。特誌於此，以求明達教正！

三焦之研究

三焦一，腑在中醫學上，實佔最要翼之位置。然達人身何部？形狀若何？職何所守？歷古迄今，數千年間，立論揣摩者，大有矣哉。然求一確切實在者，蓋缺如也。

余據內經曰：「三焦者，津濁之官。水道出焉。屬膀胱。」一節。已明白指言為水道也。且遺申之曰：身中之溝瀉也。更曰：與膀胱相連續也。詞旨極明，何謂再為捕風而捉影。

茲據生理學。飲食由口下咽入胃，經十二指腸，得胆脾各管輸導之津液。起各細化學變化，釀成乳糜而下小腸。小腸管內翻，有織成之腠膜，膜間密佈如天鵝絨之無數小突起，謂之絨毛。絨毛之內，含有極微細之血管，與乳糜管。乳糜管吸收腸內乳糜，越出小腸管外，注入淋巴管，謂之淋巴液。蓋淋巴管為乳糜管之一部，固其所在而異名。乳管與淋巴液，亦同是一物。隨管而變其名也。

淋巴管，初藏於腸膜之間，漸次分伸開，為極微細之管，遍佈於全身皮膚肌肉及各臟腑等之細胞組織之間而結節。諸之淋巴腺。《食品中之營養料》，由此乳糜管而淋巴管，而淋巴腺，輸送達於全身。全身之老廢物，亦由淋巴腺攝取，循隨淋巴管而血管而流尿器，退出體外。」

再各就其近處，而結合多數之淋巴，續爲淋巴管，沿淺層深層導管而行腺。再該淋巴管又各就其近者漸次等加聯合，而為淋巴幹。最大之淋巴幹，共有五條：

一、集合頸部者，爲頸淋巴幹。

二、集合上肢者，爲鎖骨下淋巴幹。

三、集合胸腔者，爲氣管縱膈淋巴幹。

四、集合下肢及盤骨者，爲腰淋巴幹。

五、集合腹腔者，腸淋巴幹。

再集合該五幹而爲一大管，名總淋巴幹。一名胸管。胸管起於第一至第二腰椎之部，至肺部動脈幹與下大動脈幹之間，稱稱膨大，謂之胸管囊。開口於內側靜脈與鎖骨下靜脈之會合處，連接兩名靜脈管。（統上總名之曰淋巴系）

淋巴管從此終矣。其管內之淋巴液，亦從此注入靜脈管中，與靜脈管中之血液混和，作血液循環。

右爲敘明由口入之水料，滲過小腸，經淋巴系入靜脈管，混和血液之道路。即古之所謂上焦也。

淋巴液混合血液，由無名靜脈管注入心臟之右上房。通過三尖瓣而下右心室。由肺動脈入肺脈，作肺循環後，注入心臟之左上房。通過二尖瓣而下左心室，注入大動脈。

大動脈分上行下行兩大動脈幹。

下行大動脈幹，又分兩支：一爲體壁支，一爲內臟支。

內臟支又分六脈。其第五者，名曰腎動脈。

腎動脈，經腎臟內緣四處，謂之門。由腎門而入於腎。自此漸次細分而爲幾珠狀血管。入於腎臟深部，瑪麗比基氏圓。體中，附着腎門氏蓋之一側。該蓋之另一側，則爲細尿管所連接。（以上見血液循環系）

由巴管流入血管中之巴液中之水分，受血壓作用之力，至此透過澤門氏瓣而入細尿管，是爲尿。

右爲敘明於巴液中之水分，借血管而流入細尿管之器。即古之所謂中焦也。

細尿管連接澤門氏蓋之一側，蜿曲於腎臟皮質之中。連接亨烈氏瓣系。亨烈氏瓣系下接於潤管——潤管下接於聯合——小——聯合小管下接集合管。——三集合管，互相結合，開口於乳頭。——頭之上，被覆多數之小。謂之小腎蓋。——二三小腎蓋合而爲大腎蓋。再覆腎盂。總合而爲輸尿管。——輸尿管乃由左右之臟各出一細長之管，向盤骨下行，與膀胱後壁下面相接。（即內臟所謂膀胱者是也）膀胱下接尿道。（統上各曰泌尿器）

右爲敘闡自絲球狀血管中之水分，透過婆門氏囊，經亨烈氏蹄系等，漸次合流於輸尿管而入膀胱。經尿道排出體外之路，即古之所謂下焦也。

總結上文・古稱

上焦者，即今之淋巴系統也。
中焦者，即今之血液循環系統也。

下焦者，即今之泌尿器也。

各淋巴系統，血液循環系統，尿器，三者。即吾人平日由口所飲之水料，經行全身而出體外之遺霧。殆即內經所謂「三焦者，決瀆之官，水道出焉」，是也。

再據內經云：「上焦出於胃口，並咽以上貫肺，走腋下而佈胸中」者，即各淋巴幹所集合之胸管也。

又云：「上焦如霧」者，即淋巴液在各淋巴腺中，密佈全身各部，凝若霧露然之瀰漫也。

又云：「中焦受氣取汁，變化而赤，是爲血」者，即總淋巴幹中之淋巴液，注入體名靜脈管中與血漿混和，淋巴球變爲白血球，再變爲赤血球之謂也。

又云：「中焦亦並於胃中，出上焦之後」者，即各血管與淋巴管并行之謂也。

又云：「中焦如漚」者，即淋巴液中之水分，混於血液中，如蘊蓄溫熱之謂也。

又云：「下焦者，則通陽注於膀胱而深入焉」。通陽者，小腸之下截也。別者，乳糜從乳糜管吸收，乃離別腸管之謂也。注於膀胱者，乳糜中之水分歸膀胱系，血液循經系，腎臟等，由輸尿管注入膀胱之謂也。深入焉者，天鵝絃失起與婆門氏垂等之深淺作用也。

又云：「下焦如瀆者」，腎源與輸尿管，渠細故而泄水之瀆瀆也。

又云：「水谷者，常並居於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……滌泄別汁，循下焦而入膀胱」者。細水料與食料，始則同入於胃中，經胃薑之運轉磨擦運動後，食料則化為糟粕（即糞渣）下於大腸者外。更別產一種液汁（即乳糜）經滌泄作用，由輸尿管而入膀胱之間也。

以上係以今之生理學，剖解學，還筋詳釋中醫學中之三焦。以求古今學說之間點，而啓數千年事之謬昧。此點不知，則對於一切水病，無從着手。余特為求出，以供研究中醫學者之參攷。

五行之研究

五行者，金木水火土也。此五字，始見於成書太易謨曰：「水火金木土名稱極」。既見周易漢範：「初一以五行」。其下文曰：「地平天成，六精三事尤治，萬物永賴」。地

平天成者，皆天地所產生也。六者，即水火金木土穀也。患者，病也。尤治者，治理也。惟修者，修備也。叮囑修備府庫。治理水火木土穀之本質，或其所產生者，充分藏之。以備貢賦財用之備。則萬物賴以富庶安寧。皆實在之事。絕非空洞玄渺之說。何殊後世創出「金冠木、木冠土、土冠水、水冠火、火冠金」；「金生水、木生火、火生土、土生金」。之生剋玄理乎。茲以其實驗之，果一一如所云乎？抑有相反者乎？既與事實不符，即非真理。至云：肺屬金，肝屬木，腎屬水，心屬火，脾屬土。更曰：木生風，其色青，旺於春，位於東方。其音爲震，治氣在左，其味酸，其性曲直，其音角，其氣躁。經屬厥陰，等說。尤為無稽荒謬。王船山先生治易，尚否認五行之說。何況醫藥爲實之事乎？

至各臟腑之發變，而即發生疾病者，則有之。譬如肺旺盛，則必呼吸粗大而促迫。肺衰弱，則必呼吸艱澁而短氣。此本之病也。又如肺司呼吸外，兼負血液。小循環之責任，心爲負血液大循環之責任。若肺旺盛，則影響於心，而起心尖搏動或血管充盈，或血壓高張。反之肺衰弱時，則影響於心，而起血壓低下等現象。此爲肺波及心之病也。

又全身之老廢物原以腎爲排泄機關。尿淋巴管爲水運之上源。蓋淋巴管初吻合於膀胱，經心臟入肺臟，再回心臟，然後就動脈管注入腎臟。由輸尿管排出體外。倘腎

衰敗，失其排泄之職。寒廢物滯塞通降之職，惟有推導旁門之肺臟排洩之。由是痰疾之症生焉。此謂腎病殃及肺也。

本草從經云：「大小便泌滯，用通利藥罔效，重用升麻升之而反通」。朱丹溪曰：「氣升則水自降」。皇漢醫學云：「欲求南風，須開北窗」。此借物理為病理，謂腎病而治肺也。

西醫福羅乙據言肺腑均齊之說，亦與此理相同。福羅氏：「凡神經病，皆由性慾過之有障礙。實際神經病為直接中毒之表現。心理神經病則障礙反攻於心。有跡可察」。又云：「神經病，以恐懼為中心現象。或發為昏厥，悸痛，口吃，諸症。名曰等量，或稱慾慾發抑之義，慾慾不見，恐懼出而代之。名曰代量」。又曰：「縱慾無度，精液供不應求，則慾過度，精液慾所耗，橫抑為祟。均有害及神經」。又云：「一巴雷多病，甲狀腺強烈而壓擠他神經，使失其致者也。」

福羅氏此段病理，原為證實肺腑須求均齊而發。否則一有病，則必影響於他。也至其所言神經興性慾，殆即中醫學中之髓與生殖器也。五行之說，遺髓與生殖器於例外，已屬不全。姑不深論。惟察其所謂生克者，雖亦欲示肺不齊，而必生連累之害。用意雖同，但其說過於玄渺與板滯。非獨不足以益其學理，而昧昧者執之，反多害及人生。譬如所謂金生水者，則腎有病，肺當為實助也。茲據肺燥一症，肺全虛須求於腎

水，是水生金也。豈可謂之金生水乎？況水果爲腎，獨有乎？此種玄渺之說，屢不可據。病理，即內經既說「寒者熱之，熱者寒之」，微有逆之。甚者從之。堅者削之。客者除之。溫者清之。結者散之。留者攻之。燥者濡之。危者緩之。散者收之。損者益之。逸者行之。驚者平之。上之下之。廢之治之。瘻之切之。躁之養之。過事爲故。」此數語乃中醫學之真正法則。原不拘泥於某些某處也。生髮之說，乃江河上之流語。可據以驅愚夫愚婦。如欲求知。腑實在情形。惟詳究生理剖解等學。自體知所攝益。其欲生活於新社會者。幸其勉之。

六法之研究

六法者，汗，吐，下，溫，清，和，六個調節體溫之方法也。即中醫學治療一切疾病之總括。

汗法者，即人體或屬宇宙間寒冷之空氣，即起自然機能，收縮其皮膚，閉塞萬汗孔。因肺脾經機能，得此消息，即命令全體血液，充塞皮膚。雖沈寒冷之侵襲。皮膚乃血則發熱，同肺一部分血充於頭，故頭痛。（中醫名中風。西醫名脳充血。）頸筋亦因血化變，故其增強。且因血液奔騰，故脈浮數，又汗孔原須負一部分呼吸責任，即其閉塞，則呼吸全歸肺臟。肺因而擁擠故喘咳。肺將肺氣與鼻而出者，與吸入之冷氣相敵，

故鼻鳴。又血充皮膚，則內營血少，雖生寒，故惡寒。胃寒故惡食而逆。中醫學定義。遇發熱，惡寒，頭痛，癟瘍，喘咳，鼻鳴，嘔逆，脈浮，同時並發者，宜用葛根刺戟，麻汗肺經呼樞。使其出汗。藉汗氣散微所鬱之熱。一面令血脈順均，以解血不平均所發之各症。內經曰：「其在皮者，汗而發之」。據此意也。

吐法者，以人胃如一大倚形彎曲之囊，垂於下者，名曰大彎。亦曰胃底。曲於上者，名曰小彎，小彎左端接於咽，名曰貢門。右端接十二指腸，名曰幽門。食物由咽過貢門，入胃底胃受刺載，轉起伸縮作用，名曰蠕動。殘食物沿大彎壓至幽門。斯時幽門為白氏瓣所封鎖，故不得下。乃轉移於上方。經小彎直至貢門。復轉送至大彎。循環不已。名曰胃之磨擦運動。同時胃壁間，排出酸鹹兩種液汁，隨該運動混入食物中。名曰胃液。此胃液可使食物酵酶以消化。消化到一定程度時，啓開白氏瓣，出幽門，下輸於小腸，此其常也。倘遇某關係，停止磨擦運動，或停排胃液，則食物停滯胃中不化。即發飽悶。嘔噃、嘔、吐痰、嘔症。中醫學治療定義。宜用激吐藥，啟起胃囊逆行蠕動。驅除滯之物，壓還咽中，脫口而出。是為吐法。內經曰：「其在高者，因而越之」。又曰「潔存體」。即此法也。

下法者，胃囊中食物消化後，經十二指腸而下小腸。化為乳糜。乳糜之汁，濾出小腸管外，入淋巴管中，名淋巴液。（上焦）再混全血液中。（中焦）而入督脈腎，經膀胱排

出體外（下焦）為曰尿。倘三焦不健，則病痰飲，水脹，癃閉，等症。宜以滲流藥下其水。——其乳糜汁去後，房剝之渣滓，下大腸而肛門排出體外，名曰黃渣。大腸中常時一種粘液濕潤滑，粘液乾枯，糞渣燥結不得下，則患諸腰脹滿等症，宜服瀉鴻藥下其糞。又人之全體，是無數細胞組合而成。細胞之間，及體腔內，當有氣血通流。若氣不流，則聚而滯。宜服辛散藥下其氣。——若血不流，則積而成瘀，瘀在體中，等於垃圾，細菌滋生，產生毒素。因或種種疾病。宜用驅瘀藥下其瘀血。——就上尿糞氣瘀，都應泄下以去之。佛名之曰下藥。內經曰：「其在下者，引而竭之。」即指此也。

溫扶者，人之體溫，平常誤三十七度為標準。不及標準者謂之體溫下降，必見惡寒，體虛，氣短，懶言，少食，身倦，肢怠，萎靡，衰弱等症，宜用辛熱藥以溫之。蓋該藥肉，潛伏一體暖力性素。服入與體內寒氣化合，即起炎燒，變為活力。人體得此活力，精神振作矣。如內經曰：「形不足者，溫之以氣。」是也。

擦法者，治療因體溫高出攝氏度三十七度以上之病症法也。體溫高，即是熱，舊名曰火。血液因熱逼迫，擦於腦則頭昏，或熱血。擦於肺則氣喘，咳血，擦於心則怔忡，擦於肝則煩，胆液橫流。擦於腎則腰痛，小便失常，或尿血。擦於大腸閉結，或下血，擦於胃則吐逆。擦於喉則腫痛，擦於筋肉則發癰節，等。中醫學凡遇熱病，則與寒涼藥治之，即內經曰：「溫者勝之」。是也。

和諧者，謂憲吐下溫寒五情，各所治之症，有時須合道二三經或四五經，兩味互補，地合而用之，故謂之和諧。即內經曰「調其氣，使其平」是也。此法變幻無窮，應用最廣，操之者，頗學識淵博，手段靈敏，方能出奇致勝。至其妙竅，則非筆墨所能可道也。醫上乃憲吐下溫寒和諧之大綱領，余著中醫法程一書，以六法爲一篇，分章列節，細述繁言，熟此大法，萬病可治也。

六經之研究

六經者，太陽、陽明、少陽、少陰、太陰、厥陰也。名雖有六，實則離是陰陽二者。所謂陰陽者，生理學名曰體溫。中年人體溫，平常以攝氏表三十七度爲標準，高出此標準者，謂之體溫昇騰。既是陽也。低於此準標準，謂之體溫下降。既是陰也。

體溫之升降，達到何種程度，古時體驗溫器可以度計。惟有假借天氣以比擬之。故立此陰陽六經之名，蓋以晝夜之曙光纔透，旭日方昇，地面受日光輻射未久，空氣溫和，中醫學以之比擬病者之體溫程度，號曰少陽。即西醫所謂輕熱也。——正午時，日光正射東半球，地面空氣，漸次炎熱。中醫學以之比擬病者體溫程度，號曰太陽。即西醫學所謂高熱也。因正午時，地面上充分接受日光之輻射，空氣屬熱已極，故每當午後二三

點時，熱度比正午極高。中醫學謂之比擬病者之體溫程度，號曰陽明。據西醫學研究最高熱也。——稱為少陽、大陽、陽明，總名之曰三陽。

大凡物無必反，日中則昃，陽氣而盡陰，黃昏之時，寒氣漸涼，中醫學以之比擬病者體溫程度，號曰少陰。——溫此以往，夜分時候，寒氣淒涼，中醫學謂之比擬病者體溫程度，號曰太陰。——經過此時，雖遇子丑回陽之候，然日光未透，露氣濃凝，夜闌人靜，萬籟俱聲，空氣寒涼極矣。中醫學以比擬病者之體溫程度，號曰厥陰。據西醫學所謂臨死熱也。——此少陰、太陰、厥陰，總名之曰三陰。

統上之謂三陰，乃中醫學標定體溫之六階階級。此六階階級之治療方法：在當高熱時，則宜以發汗藥發汗，藉汗腺放散體溫。中醫學治療寒證，以屬於寒發汗者，定名大陽症。——寒當最高熱時，宜用泄瀉藥以泄去其糞渣，或尿液，或瘀血，或炭酸氣等。腹減低為內傷之體證。中醫學治療寒證，以屬於寒瀉瀉者，定名曰腸澼症。——在當輕熱時，汗之則發障於裏，下之則有礙於表。故宜開利之藥以和之。中醫學治療寒證，以屬於寒和解者，名曰少陽症。

總之體溫昇陽者，都名之曰寒。曰寒者，示風寒熱為主治也，反之，體溫低下者，都名之曰陰。曰陰者，示濕生熱為主病也。濕生熱者，亦應分別等級如下：——伏體溫略低者，中醫學治療定義，名曰少陰症。——當體溫再低者，中醫學治療定義，名曰

★陰症。一謂當體溫極低者。中醫學治療定義。名曰厥陰症。

仲聖本取六經階級，配用汗、吐、下、溫、清、和，六個治療方法。而治寒、暑、燥、濕、火、風，六種疾病。著就卒病論一書。為中醫學湯液導之準繩。

靈樞所言，某經起於某處，抵於某處。絡某某，屬某某，走手足陰陽六經。即剖解卷中所言之經脈，裏答經體也。蓋此名詞實異，為針灸科與推挾科之略徑。余著中醫法程。置六經為第二篇。

六淫之研究

六淫者。寒、暑、溼、火、風也。寒暑者。以感傷字。審節之氣備名。濕溼者。謂身體中所含之水分盈缺名。火風者。以病勢之迅速屬性情名。

宇宙冬暖之氣候盡寒。中醫學名之曰「寒症」。人體感傷屬寒溼。名曰「寒症」。欲治疗此寒症，須先察曉感傷之程度。『陽陰六經。病到何經？以下仿此。』然據分別大法。『汗吐下溫清和。啜下佐燒。』而此解之。六法之序，不拘運爲何法。領一律擇取溫熱性藥。庶與寒養不悖。內經曰：『寒者熱之。』卽指寒也。然亦有例外。虛寒氣蘊蓄，久而不治，變化爲熱者，如內經改謂，『冬傷於寒，春必病溫』。害暑也，治此春

溫夕則須按火淫法治之。

至夏季之氣候，中醫學名曰「暑病」。人體感該暑濕，名曰「暑症」。欲治療此暑症，亦須察明感暑之程度，然後分別六法而選用之。六法之中，不可通用何法，須一律擇取清涼性藥。庶幾之情不悖。內經曰：「熱者寒之。」御指此也。然亦有例外，如陳修園所謂「盛夏高廈深室，畏熱貪涼，為陰暑之氣所傷」是也。治此陰暑之症，又須按寒病法治之。

時至立秋，宇宙遭大氣下降，水蒸氣沉落，空氣因而乾燥。中醫學名曰：「燥症」。人體感該燥症，名曰「燥症」，欲治療此症，亦須察明感傷之程度，然後分別六法而選用之。六法之中，不拘選用何法，須一律擇取滋潤性藥。庶幾燥情不悖。內經曰：「燥者濡之」即指此也。然燥症又著寒熱之分，寒之屬寒者，則宜用辛藥於潤劑之中；燥之屬熱者，則宜用苦寒之藥以治之。

時至立春，宇宙之大氣上升，水蒸氣瀰漫空闊，萬物生焉之潮溼。中醫學名曰「溼淫」。人體感該溼淫，名曰「溼症」，欲治療此症，亦須察明感濕傷之程度，然後分別六法而選用之。六法之中，不拘選用何法，須一律擇取乾燥性藥。庶幾濕情不悖。然濕症亦有寒熱之分，寒而屬寒者，名曰寒溼，則宜溫燥性藥治之；潛而屬熱者，名曰溫熱，則宜清涼滲漏藥治之。

火毒者，身體則極炎熱若火之燒，故名曰「火淫」。傷寒論，以溫感傷，寒者燥濕，而爲病者，名曰「溫病」。因炎火而促感者，名曰「火逆」。欲消此溫病與火逆，必須察明病之程度，參別六法而運用之。六法之中，各拘運用何經，須一律擇取清涼藥，庶火溫（火）情平降。內經曰：「溫者清之。」謂指感也。然溫病亦有虛實之分，虛火宜甘涼以清之，實火宜苦寒以泄之。

惟風氣爲病究歸何淫？若空氣流動所乘之風耶？陰風除拔木覆舟之颶風外，其餘者，未見其爲音。論者劉河間云：「治風先治血，血活則風靜」。著林政錯治風之考，以祛瘀活血爲主。素問刺鱗大論云：「血之與氣，勢走於上，則毒大厥，厥則暴死。氣復反則生，不還則死。」又曰：「血氣未達，五藏不安定，肌肉蠕動，命曰微風。」金匱要略中風與血並論，生理解謂中風者，身脛充血，或脛貧血，或脛充水之故，讀名思義，病名即病名之考，蓋合醫說而觀，則知古之所謂風者，實爲血病也。因其變幻迅速，若風之馳，故名曰風也。素問考證云：「風善行而變矣。」又曰：「熱血也。」然則病風者，乃因其熱逼血妄行也。——故欲指證屬於脛充血之中風症，亦須察明病之程度，分別六法而運用之。六法之中，不拘運用何經。獨擇取涼血藥，引血下降。如丹皮牛膝大會力量，能卻制薄，助火而卒中者，是也。欲治療屬於脛貧血之中風症，則宜以涼氣血藥，載血上升。黃耆當歸乃爲上品，此即李東垣所謂「元氣不足，

而邪凌之，令人卒倒者是也。」——更有一端屬於體充水者之中風症。則宜逐水為先事。甘遂大戟，可謂奇功。此即朱丹溪所謂「濕生痰，痰生熱，熱生風」者是也。還有二種屬於寒氣而起之中風症。則宜逐寒。嘗嘉言所著之黃連飲子，正為此類設。夫即素問論所謂：「厥氣上逆，寒氣積於胸中而不瀉，不瀉則溫氣滯，寒氣獨留則血凝泣，泣凝則脈不通。其脈盛大急澑，故中寒。」者是也。

總始上面之論，而配以標的名稱。則禹禹暎烟與治論矣。昔人謂禹者為「類中風」。余覺以爲慧心獨到之處。此外夏禹作「禹中風」之說者。余實不解禹何事。姑不論其原因爲何。見偶然車倒，不審人事，急取繁金錠磨水灌服，馨香難竅，而有驚醒之望。至於四肢麻痺，廢而牽引，口流涎涎，舌強言蹇。大活絡丹囊有再造之功，至於口眼歪斜，手足瘓瘡，角弓反張，則屬筋經麻痺牽引各筋而帶動之理直也。其脈因寒而寒熱，悶濕之勢。若認精審曰：健脾益火。自無不驗者。

以上參看六經之常，然亦未免妄變而誤付之。則宇宙人生之疾病，神而明之，自可悉心曉得。此中實無總括疾病之類別也。而醫學家皆此六經，而以病之原證，悉歸於細菌。余嫌細菌，斷然照徹鏡鏡得其實跡。故本來容許反對其說爲不確。惟古大成論：「物必先腐，而後虫生之。」人體既傷六淫，假若物色先腐也。吾人欲全物之腐，則虫自滅。必必然之理。故治療基於細菌之疾病，亦宜直接大淫，分清大經，配用六藥，而治之。

，則必均能得良好之結果。余著專醫袖珍一書，以內淫養第三篇，此乃其提綱也。

慢性傳染病之研究

傳染病之原因，經巴士德發見，是細菌之所為。今以顯微鏡驗之，可尋證在形跡，故寧容疑惑難不達。惟細菌病應分別為急性慢性兩種者如天花、赤痢、炭疽症等，是屬急性的。肺痨、癲癇、梅風等，是屬慢性者。淋病、疾等，始而急性漸次轉變慢性者。急性的療法，中醫學亦準用六淫之辨六味以調節體溫而治之。茲就研究其慢性者。

俄醫梅特尼葛甫，研究尋白血球，有更治病菌之法。號之曰細菌細胞。蓋謂曰白血球迴歸人身各處，尋求食物而營養。自營養獨立生活。若單細胞動物阿米巴然，蟠皮附及硬骨中亦能侵入。例如皮膚受傷，白血球即號疑犯，混入血液，浩如精士戰蟲，應物敵攻。結合新成之皮膚，保護新生之肉，皆其職事。其或數勢侵入之處，白血球則趨蹤而圍擊之。數擊屢多，白血球卒與癌瘤相逐之動盪合。奮鬥戰勝，死而舉已。戰鬥甘苦，人身遂至發熱，頭顱微痛，觀之，癌腫歷歷可見。白血球退縮有消毒菌，其效如此。

梅氏創成此說，大得醫醫巴士德之贊賞。乃明之是被頒給巴士德醫學研究所中醫學獎。齒是該所之榮名益著。巴氏之功，鑿譽見諸種病源。梅氏之功，在根絕諸種病源；

謀曼生久視之術，世稱為貢獻人類幸福之雙星哉。

茲據梅氏研究之結果，確定白血球為食菌細胞。然則染有細菌病者，若能增殖多數白血球之白血球，即能吞滅其細菌。以療治療傳染病之主證焉也。且有下列五例，足資證明。

一、翁翁，德醫業，遊漢皋，見藥攤上之老者而問之。客曰：「何治淋病？」某端歸。化驗爲中。含嚙鐵質，以燙嘴脣齶。乃肯隱避。說竟不逕。余驗舌苔所以無治。非鍛之力也。身留龜壳原保石灰質與膠質所構成。該二質相擬。白質也。經蛋白質爲主要原料。骨腔與脾臟中皆充滿白質。為產生白血球之源。體健足，則白血球之生產多。白血球能食細菌，解以奮治淋之效。而醫過慢性淋病，效果良。時每服龜膠治之得奇效。義此故也。

二、俄醫巴夫倫科。研究鹿茸中有多量之雄性內分泌質。定其名曰鹿角素。按鹿鹿肉亦含蛋白質。能助強樞體之活力。心臟之活動。並能消滅心臟肌肉之疲弱等。故能增強工作量及食量。復能驅速擦受傷處之細菌。更鹿全體虛則失其冷淡及神經緊張性。則某種陽腎病及硬化症，均有改善。余以爲難速磨受傷處之細菌。即是培養白血球以食病菌也。其動則是鹿之陽性，則助全身活力，而維持血液以營宮格之效。

三、中國各藥籍所載鹿、牛、驥、各膠，均有治癰瘍之效。按肺結核病即肺瘍，癰瘍各病之類。雖未說明理據，實與上項皆白血球與病菌之說，暗相吻合。鷄、魚肝油治肺瘍，有極為之效驗。蓋鷄油亦是極蛋白質，而鷄充之質等於白血球而食肺結核菌之效也。

五、余患皮膚瘍，俗名開瘡，以普通清藥治之未見效。服驥膠半斤瘻即滅，蓋驥膠亦是極蛋白質，可補之質，培養白血球而食病菌也。

總上梅龍驥膠兩例，實足驗證藥物能可以培養白血球而食細菌，與中醫學之甘味藥補脾，為治一切疾病之主要藥，亦相暗合。惟屬於急性之傳染病，則宜調節體溫與調不適宜之環境。或與以直接殺菌法為良好，蓋培養白血球者，是即接殺菌也。須時久。恐生力弱，兼養練威，而敗壞已破障礙，一平其堡壘矣。雖欲救之，而不可得也。余故認為培養白血球為治慢性傳染病之良法。願世界人士互相策勵，深加研究！反復試之，求其實物，以貢獻人類之幸福。

療瘍之研究

肺癆者，肺納核菌寄生肺臟中所成之病也。傳染性頗劇烈。然而世人不受傳染者亦

多。究竟傳與不傳，各據何種原因？攷得共一因，即可推到其治療方法。

在中國學上，舊所謂虛症者，乃因病者之肺臟虛弱，不克抵制肺結核菌之侵入與生存。是故患肺結核也，每既知是虛弱，不能抵制，然則補其氣，振其脾，則該菌自不能在體人肺中生活。菌殺矣，病即愈矣。此為自然殺菌之法，殆無證會圖結，驅逐匪類之法也。

但所謂者，猶知有寒熱氣血之不同。其為虛寒者，以理中湯類祛其寒；其為虛熱者，以長甘草湯類清其熱。其為氣虛者，以四君子湯補其氣。其為血虛者，以養血物湯補其血。補至虛漸次恢復而至於不虛。即納核漸全消滅而無跡。此為本用殺菌藥而殺菌。使結核強壯，雖然產生一種物質殺菌。是為繼接殺菌殆屬醫學注射懷毒血清類抗毒，為療途開歸之意義。惟西學之目的，是先殺菌而後望肺臟之恢復強壯。中醫學之目的，是先恢復肺臟之強壯，則勢能冀消滅其菌也。然二者誰為良瘧？當乎學術進步之時，頭腦判定而後焉。余以獨一肩負斯存亡者，不勞經短時間殺盡。如一面殺，一面又生，則其爲爭忍之害所肺臟，總久因而不敢乎？是豈不若先培補其基礎，而作強有力之抗戰，乃為上乘之策略。前者一薦用中藥補氣，一論用西藥殺菌，雙管齊下，更為完善之方略。至於藥物，據上面所論者外，冬虫夏草一物之治虛寒，比魚肝油之治肺燥，其力量可相配也。但寒燥二症，須得分清，不可互換而致誤也。

帶女連產毒一經，則常所遇者多屬寒症。乃女子月經閉而不通所成之病也。女子有
月經閉，則其胞孕之氣不能順利下流。而此能任受孕，其常時猶之血，雖能排泄體外，倘辨
辨其經脈，則脉不順，亦非。察其經脈，亦當有經脈壅塞，體中為寒血，則等於衝
動並發。細菌固之，則氣血更生，則可除病矣。

醫此理期十日，則經脈至復暢，營衛二字得和，胃中煩，胎產後一月解也。二
病原無。前既見血寒凝，辨證主散。既知血寒，即取頭項。又男子因跌跌打刀斧湯火等傷
，雖因寒氣凝寒，死去一瓣命血球，亦可還活。又小兒因飲食不節，傷其胃腸，名
曰疳積勞。雖口齒子癆，更兼口脣皮膚胸腹之病，呈現紫紅黑色脈絡。怒服可解，
俗名曰倒膜。皆屬寒血毒害也。

治療寒等於血之病，可接定六經六腑六諸寒凝，則祛寒解。如溫經湯，膠艾湯、下
瘀血湯、通督湯、蟲虫丸等方，應用之，必能得良好之結果。而醫學以此祛寒解，故
對此等病無能為。中醫學雖不言細菌，而菌於根本治者，細菌論所依託，其法恐駕而
醫而上也。

白帶之研究

白帶者，婦人生殖器內分泌一種蛋白糖質也。此等物滋，西醫學名曰「胎兒兒子」，俗稱者，後生流產之報導。該醫答兒病，專服藥一劑，則其分泌止。謂女醫答兒，或曰：相傳兒性多生膜炎。中醫學名曰瘻。更服分服藥，謂肺部答兒，中醫學曰瘻。在婦人者，名為陰瘻，名子宮腫答兒。中醫學名曰白瘻。或曰白瘻。由肛門而出者，名曰腸瘻答兒。或曰瘻疾焉，或下血，或下白物。俗謂留血爲瘻，白瘻焉。故當用苦溼藥治之。由此說知人白瘻亦屬瘻。或與黃柏治之。謂黃柏味苦而寒透。佐以知母，補氣於地，潤膏潤瘻，紫鍊即得補全。瘻雖熱，知母可以泄熱也。

殊不知陰陽生火器，少苦身生麻器。無謂少別。性質不同。未可混合而論。況陰者，陰陰者，謂心臟耳。中醫學名曰陰，謂肺也。中醫學名曰。非單獨指心，謂天有雷雨，地有山脈，水有江河湖海。其青蘿蔓草者，謂之陰也。謂陰與氣相應陰，因其宣也。若青蘿寒冷，仍能以是觀之。則立言桂枝湯已，謂之陰陽者，謂桂枝之陰陽，謂本草圖名也。陰陽而混生火。中醫學之難曉。蓋因誤讀解之。平余固曰實生火也。

田螺螺螺生空氣，而生空氣者，謂之虛也。虛則借陰氣之氣，令弱者強，無惡者惡，而生。所謂，右萃，之屬皆生虛也。然核承氣湯，亦虛也用之能通。

故曰虛白瘻，妙無類也。

蒙西醫學所稱淋病。又非疎清。乃花柳病等之淋毒菌傳染病也。由海通以來。不獨衛生行政爲西醫所專。而病名亦爲所混亂。是故中醫淋者。本醫家謂淋者。病者詔曰。家曾一涉柳者。則罹淋病。又或淋毒菌。歸中醫治之。全無效驗。乃歸之於不解。蓋因忘漠分兩病原因也。

更當參比諸流傳之說。陽莖疾病病菌。譯書者固弗傷寒。虎頭拉頭病。譯鴉雀亂。該其病狀相類。其實鴉雀氣乃屬天屬寒冷之氣所傷。陽莖疾病與虎頭拉皆細菌之傳染也。病原既不相調。捨猶自應有別。考王深無研究。何從雜乎譯者。整詞者。「丸折臂而成瘻」。左傳云。「三折肱焉良醫。」蓋言銀會經觀之研究者。

脫影之研究

脫影者。以萬所睡之床板底板上而。照以燭臺之光影也。經者若干厚之壁板與高牆。而底板上之影像。仍然顯得十分清楚。免痘瘡者中不載。中醫古載者亦甚寥寥。余見之却不下十人矣。甚雖不獨床板上也。牆影。其所蓋被面上亦有潮濕一片。或其寢身一隅之帳幕上。亦毫無隔一圓者。昧者謂鬼祟。此是風傳一方。達者察者。甚或壓至滿門。立客就睡。怪象森羅。而不知是本身之脫影也。

病該初見，固屬筆奇。其楚身之衣，蓋不逕。『亦有汗濕衣者』而溼其床板或被面或帳幕，整理安在？余思之更深，乃知病者陽氣過盛，陰氣衰弱，陰不能懸陽，陽走氣淮，衝過被履。直至有接觸之床板，或與冷空氣相接觸之被面或帳幕，始凝結成冰。粘連每觸之處，細熬酒囊然，精氣直衝上鍋之底，始凝結為酒。問一理由，理由既達，則可釋。

傷寒證者，「三關合病，脈浮大上關上，但欲寐，日合則汗」。醫宗全鑑內，繆仲清述，經用百合一兩，麥冬五錢，知母，桔梗根，白芍藥，各二錢，龍甲三錢，桑草一錢，竹葉五十片。去於此方內，卻熟地黃二兩或細研，補其陰精，配陽，以治脫形，又冬桑葉研粉，每星米一泡服亦有顯奇效者。

肝病之研究

民國三十一年，孫總理之安紀念會，中央農部徵求中外匯報，對於治療肝病有特效之證明者，賞金萬元。該會特頒獎。迄今不見有人呈繳。余非欲懲獎金者，以其開列人類之生活問題，與醫共相負責，而既已未嘗見，據諸誰言，謹補研究者之一說。

臺中山產會開鑿的礦，「解剖病肝，有癌，肝硬如石，敲空有聲，胆囊內有砂六枚

劉瑞恒指此為總理致命傷。

政醫學研究所云：「患傷寒等病者，其肝臟中含有最多之蛋白質。」化學實驗「蛋白質遇熱則凝固而硬化。」病徵云：「機器惡性腫毒，生於身體內某部，凹凸不平，硬而腫痛。」據此三條，可知患傷寒等病者，肝內毒瘤積多是蛋白質。又因肝臟高熱，火燒蛋白質以硬化。蓋蛋白質要是遇熱即凝之物也。蛋白質經鴉片之作用，一經化硬，即為廢物矣。肝中肝炎細胞，即起自然排出之標誌。故是一種感寒性腫脹，冀其化膿潰出。此成病之原因也。

胆囊內之砂，乃膽脂在原樣胆汁酸，牛胆酸，膽色素，粘液素等，所含碳・本有結晶之可能性。化學證「凡結質有結晶性質，若遇酸基離適宜之環境，自然凝固時，所生晶平等圓錐之規則，轉正之形體，謂之核。」據此原則，可知膽砂乃肝熱煎煉所成也。

據上理由，可知治療肝炎，應以降低・肝熱兼消化蛋白質為定義。舉難定義，可舉
用吳氏秘要書，以黃連，黃芩，大黃，桔子等，所組合之黃連解毒湯；治傷寒風寒，以
太黃，甘草，芒硝等，所組合之麻胃承氣湯；或以食附與之。蓋蛋白質為碳・氮・
氳・硫等，所構成，不能溶解於酒與水等，而能溶解於酸類。故用硝與鹽也。若肝熱低
下，肝癌消涼，膽砂自然溶解。此治肝癌初起之治法。如若腹膜，則宜服金匱枳實芍藥

散，排膿散，桔梗湯，桔梗白散等。吾試用之。此中醫學中數千年來之經驗為惜今人不知重視。

治療肺癆之實例

本工傅某，爲余族建築學校。跌斷左腕。送至醫治之，二月愈合。復發胸痛甚劇。寒熱往來。故請內科醫治，有增無減。余見其面白浮腫，口吐濃痰，痰座五尺。爲之滿布。辛難呼吸。自云惡臭，齶頭衝出。殊難忍受。夜不能寐。口渴如焚。飲食入口即瀉。脈洪大無倫，余曰此肺癆也。參照肺癆篇云：「始萌可救，膿成則死。」然此則此人已不可救矣。惟得冀當面八不忍開首，乃出一力，用大量大青根、生芙蓉、瓜姜根、忍冬根、枇杷葉、桑白皮、麥冬、地黃等，均採鮮者，以驟肺熱。再用蜜臘、丹皮、桃仁、牛膝等，活血去瘀。飄天生桂枝、浙貝、桔梗、枳壳、半夏、敗醬、竹葉、冬瓜瓣等，排膿、祛痰、消腫。礞砂仁、半夏、波寇等，健胃。初服二至劑，痰膿尤多。蓋已成者，必須吐出也。惟略可安眠，汗瀉漸止。再服則痰膿漸次稀薄。飲食日增，體強。二十劑而痊癒。今則工作如故。由此可見，危症之症，亦有可愈者，屬此以候，無論病重輕輕程度，若全心信託者，余概不辭醫。以待各盡所能之天職。

治療足癆之實例

余昔母產於靈空，未去之泡，甚熱也。越兩日紅腫疼痛，不能行。余曰：此即徐靈胎先生所謂則足傷寒也。外用麻黃桂枝湯，內服桃仁泥，飴食鹽水服數。飲鹽水
類寒冷之物。食飴則緩殺藥，內服桃仁承氣湯，合猪苓湯，意欲除脚脛之熱，上
升至腹，隨小黃芩等附小便滲出。服下日病者自覺寒消者跡，依此抑而行去。古語
醫者愈也。意時見諸學書。餘理之解而不可解也。

治療陰挺之實例

母體習道產故，凡隱而之處，不獨不肯置醫之外，即語言亦不避之。以故隱病，
常不識得，更復何也。某君有女子之生殖器，紅而痛，觸外突起二寸餘，徑可容寸。與
男爭陰物，形狀，是病名曰陰挺，乃癥節之類也。治法參閱。但該女子自謂手淫墮下，某
醫妄聽其言，與以帶半爲氣湯，意欲升提而止。不期病反劇劇，蓋經節陽症也。得升麻
葛根金匱。余悉其詳情，飲以葛根涼活血滲濕之劑，寒退而消。診語考，醫醫証代絕。
顧其造孽不自知。其妄聽而妄治甚其大矣也。

治療脫肛之經驗

張嘯霞先生曰：患脫肛者，北走河朔，東遊滻瀛，服善藥汗，出藥火麻桂蜜散，才完接觸十棗湯，未謀谷芽麥芽之類，雖有理，禁食鹽，每半年，則開之，因而時歎奇效焉。先生脫肛，其病大半已結，極力排氣，致風陽管溜下，而肛門之括約筋，因燥而勁急，屢致大腸翻轉者，其始而不甚良，殊非補肺益氣湯症之可比。著提梁，驅之而一燥當益甚，故用甚弱，而竟不調，冀再治一者也。

舊寒山云：“跌陽既浮謂溫，浮則生氣虛，潤則小便難。去便難雖，或脾爲約，麻仁丸主之。此是駕舌言之。胃氣虛，小便難，而惡大便更難也。李子平清苔，是胃氣不強，津液不足，而實太便難解也。我不獨自題山藥蜂蜜不能濟事，翻驗醫書洗耳，亦只曾得一毫，詰朝古說知也。地榆白蘿蔔麻仁丸，溫湯燙，蓋湯燙經小腸滲氣而去，而大者，取麻油蜜峰蜜造之，以補氣有粘滑之性，微勝淡之不足。借以小承氣湯料，促胃氣上歸以行氣。再加杏仁，甘熱，抑制其蒸發，以蓄水力。再加藥，藥者，小腸之通瀉孔，無碍其通瀉通利，存水分于糞渣中，壅滯，滑易排。其腹時硬，高型精密，一昔或爲湯，意義亡矣。故用山藥者，其意固在于况活麻油多，功勝，乃取善藥而用之，其理謬誤，初之愚於火麻者，何鑑數千年之今日，而本體錯別其能克強而擇用之。其理謬誤，

卷二十一

十聚湯，為薄膜鰾透水之方。用於燥癬症，當益燥結，何處方有之？處莫異此。其固浩軟者三也。

谷芽、麥芽，固爲酵酶劑，臨急借之以助胃液之不足，固屬可也。若以陽不振發，仍宜健胃，以增胃液之健康，自然產生西布羅酸，而谷麥二芽，不足為矣。特地。

至於羅諾藥粉，意在添補津液，殊不知其效用，一在乳化米粉，變糖質；二在化蛋白質為白布羅，三在乳化脂肪，四在分解脂肪為脂酸及甘油。倘有痼疾，原不缺乏糖質之一種。併非全無味湯，黃耆陰中湯，皆歸陰中湯，雖皆單糖，却不止專為糖也。况先生病胃，胃健之上，不無胃而補肝，是爲不知本末。察其所以不知本末者，蓋相未嘗研究割烹醫學之通，中醫學之不振興者，此蓋一大原因，其第浩軟者四也。

照服五各虫，更覺卑污鄙陋，殊非文雅人之風也。至禁食鹽三年，謂鹽於醃肉而緊，猶有物理知識，殊不知肉經云：「鹹可輕堅」。又曰「鹹利下」。故大承氣湯用芒硝潤燥，蓋面溶解之，即聞其易乎。吾人試驗紙包鹽，置空氣中，隔日而紙益濕，是其明證也。其治燥熱者，正確用鹽。雖內經亦曰：「鹹走血，血病無多食鹽」。不過駁其偏多食也。豈可禁三年而不食乎！大有乖於天性。况毒血病，何勝禁焉？其可浩軟者五也。

內經曰：「精不足者，

虛勞不足，自認水草云。」「狗肉補氣」。蓋心鏡以肥狗肉半斤與水同鹽或煮粥。類
食一二頓，即治腹滿刺痛，先生現得二周一週大便者，得食狗肉之力也。

先生現時食後，飽而不消，乃傷寒論所謂：「陽病」（即陽胃病）不能食者，為寒
寒。」難經曰：「脾不喜之誤也。」喜欽味，其脈緩中。」華陀曰：「氣血微則脈弱，氣
血平則脈緩。」今脈緩弱見於中部，是胃弱之象徵也。

傷寒論雲：「大病瘥後，喜睡，久不了了，胃上有寒，宜服守丸。」又曰：「乾姜
吐涎沫，吳茱萸湯主之。」今脈二為合併，僅緣白虎急躁，宜改服白豆蔻散以振胃
之陽。乾姜吳茱萸散之寒，去肉潤燥，名草補片，是的確之治法。

治療癰瘍之實例

磁商傳某，兩足廢弛，起坐必須兩人界脅下，腹皮麻木，全無知覺，大便五日一行
，病歷年矣。耽淫誤輩，均以風溼治，余診其脈和緩，惟尺部強盛，頭胸肚肢無病，
自委腰腿，若兼手足腫，腰球有突點，余選愈嘉首證，用橘核承氣湯，三七附片與服
之。得下蟲物及蛔虫，腰痛較減，復診仍用前方加麻仁烏雞蛋丸等丸。服後大便改善

當歸生姜羊肉湯，治寒疝腹痛，

二日一次，腹皮覺痛，落葉聚處尤甚，觸之得下瘀血，腹皮恢復知覺，張珠斑跡失矣。大半，可自行扶櫈送客出庭，自此停藥。嗟呼！內經所謂「大瘧竟瘻，搔其半而愈」，之謂。是指婦人妊娠而言乎？今我健忘如是，不能躊躇不自便，情願跋倚牆爲篋，天下之患者疾，果真先定耶？蓋不自求生也。

治療吐衄之實例

黎洛庭君，年五十。患吐血，紅光滿面，鼻頭殷赤。左脈洪大，右寸微關虛尺盛，均八十五至。病勢兇險，前醫一考一少，皆臘普通咳嗽治。共與調方。每丸附桔梗三錢，鹽二十劑，姜六瓣矣。宜夫氣喘血溢，有清熱陽，一夜躊躇，難尋妙效之力。次晨見其妻少而美，心爲惕然。因知乃夫氣焰火動也。處以知柏地黃湯，諸症復氣絕白前桔梗五味之屬，以泄腎炎壅壓上衝之氣，且收清其火也。惟嫌藥性溫，乃改用雞血藤膏，果然一劑，血止咳平。復診其脈，左反平，右。余嘗謂無奇事，仍合服調方六劑。為製瓊玉膏服善後。嘱令半年勿着文色。余歸幾二十年，聞之，猶稱終告，正爲駭怪。授醫譽誠。距科舉南歸，未嘗遠游去矣。由此更見審察病情，不盡在毫髮之微，聞問等，其環視之注意，亦最要緊。

近復湯新遇旅長之弟遜昭，平生嗜酒，屢咳血，每二三孟乃至五痰盂之多。聞者無不驚駭；余亦以知細頭鵝湯加葛花一兩，採理虛元鑑法，以骨皮易知柏，亦一劑而血止，蓋酒為熱性物也。內經曰：「熱淫血溢。」故投以涼藥有效。

右三症，病因既異，病性相同，故以一方，均參血瘀寒凝之數。

附錄下血之實例

女生張碧波，年二十八歲，患大便下血，一年有餘，醫藥費資頗巨，老學究某，辭不治者，歷八閱月矣。余視其面手浮腫，惟齒齦之黃色，舌淡白，唇面不赤，插其指甲血走驗，晝日光，精耀晶瑩，問其言語，甚高有神，問其症候，頭昏甚，發高度之寒熱往來，曉嗜冷飲，盜汗，脫影，每大便則爲之紅，切其脈，弦細，衝、腎二脈尺部，每分鐘五十至。

脈症合參，覺象雖危，神明未亂，暗度此人，尚可救，古雲：「急則治其標」，今之急標止血也。乃用樵夫產血，偶遇刀傷，即用本草敷創口，血即止，因取一錢，謂君，由是憶及割捨鐵鏈，射住瘻口，帶止血藥，名曰割舍奴草之故事，乃取該草，錢鑄臣，又製用喫高音法，用赤石脂一兩研末泡服爲佐，再加大劑厚味食，補益大腸。

血管破裂之口，復思堵背遠流，尚非根本辦法，必須遏止上源。乃能克全功。選用黃藥五錢，山萸錢半，預束血管。更思大腸血管，據屬門脈，門脈以肝為機關。脈之弦急，乃肝膽之急徵，古有龍胆瀉肝湯，正備此也。因用龍膽草三錢，生地八錢，泄肝熱，作釜底抽薪之計。再用熟地一兩半，川芎三錢，何首烏四錢，甘草五錢，和血補陰。共十二味煎成丸。果然一劑而止，雖診脈之弦急較減，且愈嚥滯之味，難於下咽，乃病前調昧製造爲丸。使之吞下，直達大腸，更調虛白，驅邪封腸面之破口。調肺經後八味煮湯服之。月餘，唇舌脣紅，手腳浮黃均安，惟睡眠不甯，乃改用三甲飲以安神，並加百合，熟東心蔴瓣膜，竟圖緩其心尖搏動。服十劑，精神奕奕，又月餘，臉腮之色，呈潔顏面，是能服調物湯，服來寄生丸，兼服白疎血脈善後。

總結本案，當發括綱：一本內經：「熱壅血溢，治則誠塞」，一本徐之才「濇可去脫」之旨。年餘劇症，三月治痊。余之心力，雖然勞瘁，但以靈機曲折之辨思，得達到圓滿之目的。亦人生快事也。

治療寒疝之實例

黎君樹杰，十九年任東三區義勇隊長，因其故遇迫，秋末泗水過江，由是患腹痛，

中醫藥治癆效。某學院遇合其是頭小腳打，頭下便止，頭刺又痛，瘡面又腫，忽而又瘻，七年之久，燒經南歸。余曰：此寒瘻也。升麻大劑附子酒中湯加吳萸蜀椒之類，不二月而瘻失。再以當歸生姜羊肉湯養其體。蓋大虛之體，勿用動物質。貴福曰：「精不足者，補之以味。」是也。迄後每見是症，即用是藥，無不應響斯時。古方效驗，與遺神妙。

治療中暑之實例

黃萬寶銀樓少老板，炎夏中暑，初服桂枝湯，病無劇，改刺銀針透次，灸火一次，致神昏不語，閉目天吊，手足抽掣，痰聲辘辘，鼻息出如烟突，舌脣如猪腰子，矣底白粉，矣面着烟灰，全無水意。脈象洪大而散，余予以白虎湯加犀角生大黃末吞服。另用熊膽頭蜜茶舌，石膏曲二兩，細鹽半斤一劑，共十餘服而痊。遂告見謂訖曰：此牛藥也。余曰：病人也。而嘗斯疾也。若藥不瞑眩，厥瘞不瘥，車薪杯水，曷能濟事。何惲乎牛藥耶？

又案子微某，盛夏連蒸連蒸，返顧，疾病火停，頭焦亢藥調劑，改服姜附湯，余診為左脈急細，右手依稀隱約，身熱如焚，其色焦黃，唇粗口渴，舌燥不可聽，挾灰白

其^二余處置大劑黃連解毒湯加葛根。是晚連服二劑，得汗身涼，次晨脈出大緩。仲醫
告：「脈徐緩乃生，暴出必死。」因知此人，尙未脫險。仍以前方略爲加減服之。翌晨
精神稍清，惟腹脹仍甚。改服葛根、大腹皮、通草、橘紅、紫蘇、薄荷一劑而終。

右二大症，一誤於灸火，一誤於丸附。結果一生一死，豈非原因之一？請閱者體察。

治療悞驚之實例

右二中暑暎暎，乃感雨露夏之熱也。然亦有寒盛夏畏熱食涼而罹病，名曰陰暑者，大
多旅館寒露雨者之畧母，習慣無居。夏日乘涼，不勝其熱，潛居陰室，發涼風所襲，余
以溫茶藥治之而愈。兩側又痛，令服風力。又愈，隔日則癲如故。余曰：不可更藥矣。
若重傷其臟。恐壞成巨禍。宜速歸鄉。備究尋流遁之空氣當即愈，乃樂情走至蜀郡，
病若失，蓋醫治之道，不盡發業，遺獨格物也。

治療悞驚之實例

南城李雲波君之子，二歲。患癰疹，醫不合論，服致昏睡不醒。隔日復醒，患瘧疾。

驚，手足瘜癩，此卽世俗所謂癩驚也。余嘗牛黃丸，紫金錠，天竹黃，竹瀝，泄葉，黃連之類授之，病家置不為服，虔誠於神。聞二言，兒體僵硬，棺馬就倒，一切均無，惟奄奄之氣絕耳。其鄰翁曰：此兒未忍輕救，況屢余走。灌下一羹匙，醫者發聲，大張口呼，調理半周而痊。越數日第一集國寺二師某連一吳，病狀相類，余亦救活，此誠創死回生之藥也。中醫學豈真不全科學乎？

治療腦結之實例

稱南極壽庚君，語余曰：「某家園患胸脣脹滿，欲醫不醫，最善者曰：『此寒府不指，用姜藥乃瘥。』」最善者固元，余為膺腹，請少瀉理治之。」余唯唯否否。遂服首述、太戟、丑牛、巴豆、桔梗、梔子、豆蔻八味。角白蠶梔子鼓湯，十乘湯之合力也。彌曰：「溫後當滌黃涎，不欲寒流動。飲冷開水即止。」次晨復語余曰：「尋夜之藥，發表八角，服養巢舌所屬，現知寒濕壅塞矣，謂為善矣。」余曰：「此寒冷宿水屯塞胸膈之理，不謂循淋巴而下滯。窮古之所謂上焦不治，水泛真源者是也。謹水一滯而去，痛徹胸中，此猶易曉之理，要候肺肝心腎腸胃等。余見之熟矣，著某所謂之藥房，究在何鄉。形狀何若。余却寧肯見識，遺我振聾不指，更屬不知所為。人間妙醫不全科。

治療癲疾之實例

達成湯紀樹君之子，才七歲，儀容頗類乎也。因業故刺戟肺經，而暴瘡瘍癰常，行動怪異，語言不倫不類。一年有餘，至醫雜治。余見其腫球青色，額頭青筋，唇脣龜裂，全匱營略焉。『內有乾血，肌膚甲錯，面目黑暗。』又曰『瘀血在少陰不去，其症唇口乾燥。』『觸經乙謂我：『癲癇神經病，為直接中毒之表現。心經神經病，則障害反攻於心。』』根據上說，乃歸奉症。確係痰血毒，害及神經也。彷彿飄渺，若浴浴之意，以生地黃、玄參、三七、桃仁、祛瘀泄熱，鐵落、牡蠣、磁石、岱壓神經。服黃連、棗仁、清心止驚，鬱金、丁香、散鬱暢志。服藥劑，神志漸甯。數月後，託人介紹竟獲小學教員，卒無之癲，並無所念，亦復奇矣。

治療癲子癩之實例

王仙永陸庵上屋，產婦懷姪，不能哭泣，見人則避於門袋或床下，萬事不晤，坐立不寧。余曰：『此子癩也，應後當愈，不須服藥，後果然。』

黎樹蒼君之妻，妊娠癩憊，面色慘白。余曰：『此症因身陷瘦脹，胎兒膨脹，擠壓神

經，致便失其倫次，胎產後，體氣恢復，本藥可愈，此即獨治法也。復亦如所言。

治療血癆之實例

東門許某之女，年二十四。產後二月。腹膨大，產前鷄翼。音鷄小腹，身硬痛劇。遍體咳嗽。面腫色黃，其脈弦數。初處柴胡、葛根、玄胡、青皮、陳皮、之屬服之。喉止腫消。但腹本硬痛不減，乃用靈胎先生太黃、黃連、肉桂、黨參、石蠶脂粉、細巴三霜為散。混入熱粥內服服，得下瘀血而痊。此亦可傳之妙方也。據此症尋治，當識世俗所謂之月中癆。一年內外必死。

族姪太梅之女，二歲。腹脹如鼓。肢體瘦削已極。喜飲驥食。面色焦黃。舌苔疊疎紋。齒墨暗紫色。胸前脅脈黑火突露。此因偏食面致血癆。謂五勞七傷之一也。余遂以大黃牡丹皮湯六錢。每下黃黑動臭之等。另用桑梔子桃核仁燒泥。無風化硝麥麵粉。搗生姜葱白汁調勻。作掌大之餅。敷貼臍帶相對之腰心。每一個。遇日一放。敷藥之後，呈黑色之蔚紫色。連敷六次。食慾開懷。肢體日肥。面色紅潤。兩月後。恢復健康。至小兒患腹大者甚多。病名疳積。全驗其形癆症。亦名之曰血癆。然此病本虛相因發非已成瘀血者。亦訪照此法，抑或不效而反有害。閱者慎之。

王半邊歌譜一 中醫革新論；爲拙著中醫法程之提要。

如荷 明公嘉許，賜予批謬，題詠，參考書籍，資珠等類。
以俾集思廣益，增刪該稿。完成一時代性之醫籍。早日
付印行世。則社會慶幸！私人慶幸！

啓事二 凡慈善大家、發術巨子。以及報章雜誌，
如欲翻印本書全部或一篇者，請先通告本人。以重著權。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三月初版

中醫華新論

全一冊定價法幣捌元

著作者醒陵王半迷

印刷者醒陵民報社



著作權證

發售處：轉讓言影印書館

9210013

53